

馬克思研究叢書之十

馬克思
及
恩格斯評傳

朱應祺
合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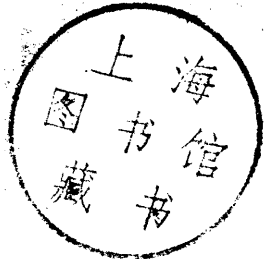
馬克斯的評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3064B

174784



馬克斯恩格斯評傳

目次

上編 馬克斯的評傳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總括	五
第三章	馬克斯和恩格斯	一三
第四章	馬克斯總括德法英三國的思想	二九
第五章	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統一	四四
第六章	管理和實際的統一	七一
目次		九六

111283

下編 恩格斯的評傳

第一章	緒言	九七	一〇五
第二章	恩格斯的少年時代	一〇五	一〇九
第三章	學問上最初的成績	一一〇	一二八
第四章	革命時期的恩格斯	一二九	一四四
第五章	恩格斯中年的理論工作	一四五	一六一
第六章	國際International	一六一	一七四
第七章	恩格斯的晚年	一七五	一九〇

14.3, 1938年為55週年紀念

馬克斯及恩格斯的評傳

上編 馬克斯的評傳

第一章 緒言

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四日，是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沒世的二十五週年，又是他的新學說最初要旨『共產宣言』出版後的六十年。他去世當時，和現在這種科學及藝術的見解變化無窮的今日，相距很遠。但馬克斯到現在，還是有聲有色的和生前一樣，縱然他的主義在社會上遇着多少挫折，及在資本主義的講壇上，發生多

少排擠和反駁，而他的主義，還是繼續支配當時的思想。

這種可驚可愕綿綿不斷的影響，如果馬克斯不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底，傾筐倒匣的揭破出來，如何能够理解他呢？現在社會的形態自從他揭破了資本家的陰私之後，而新社會的認識，決沒有比他更澈底的；又在現今社會存續的範圍內，除他所指示的方法外，無論什麼方法，實際上，學理上，都不能發生很大的效果。但是，近代思想因受了馬克斯強烈的繼續的影響，如果，他不從思想上闡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或不能認識那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趨重於更高明的社會制度的傾向，又或不能指示我們那更高遠的目標，我們怎樣能够理解這影響呢？現在因社會的發展進步，漸漸地與那目標相接近，並且漸漸地能够了解，因了解的結果，才能使

最初明白認識這種目標的人物的偉大更加偉大了。

今日的馬克斯，——即歿後二十五年的馬克斯，自從他盡力社會以來，經兩世代的馬克斯，——較他生生活動當時，還要聲名赫赫，炫耀現代，實是他的學問澈底和革命精神兩相結合所致的。

當我們說明這偉人貢獻於歷史上的本質時，若觀察他的總括的事業，——即把那表面上不能相容的方面總括於較高的統一的事業，——或者較能表示他的特徵出來。例如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總括，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等國思想的總括，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總括，學理和實際的總括等，諸如此類，俱是他的較高的統一的總括事業。他完成了這些總括事業之後，以出類拔羣的精力，詮詰這些思想科學，並且升堂入室的深究其精微奧妙，這正是他在十九世

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期，成就他的歷史上偉大的貢獻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總括

馬克斯的一切活動的基礎，都是他理論上的貢獻。我們就根據這點來觀察他一下。但是如果把他做通俗的記述，必定會發生特殊的困難。此處所記的，雖不過幾個暗示，還是想排除這種困難。但本章所論諸問題，平易淺近得很。所以希望讀者諸君不要因為以下各章的佶屈聱牙，就躊躇退縮，不及卒讀。

原來學問的範圍，分爲二大類別，即是研究無生物及生物之運動法則的自然科學及精神科學。所謂精神科學的名稱，本來不甚妥當。因為精神這種東西，既是各個有體物的表現，當然要根據自然科學去研究的。如心理學，精神學等，都是完全根據自然科學的方

法去研究的。又精神病的診治等，決不在精神科學範圍內。這種診治，應當是屬於自然科學範圍，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普通所謂精神科學，實在就是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科學所論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只有社會科學裏面所說的人類的精神活動及表現，才是精神科學所研究的目的物。

精神科學，又可區分爲二種類：第一，依大量觀察方法，而研究人類社會的科學。例如，研究在商品生產支配之下，社會經濟法則學的經濟學，和研究各國民的各種社會狀態的人類學，以及研究沒有紀錄以前的社會狀態的古代人類史或原史等，都屬此類。第二，即以個人爲出發點，考究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及活動的學問。例如歷史，法律，及倫理，或道德論等，都屬此類。

但精神科學的第二類，起源最古。因此人類思想上，早已受了很大的影響。反之，精神科學的第一類，直到馬克斯成年時代，還是很幼稚，即於當時才略具有研究該科學的學問方法。所以牠的研究，也只限於專門家之間，在一般思想上，並沒有何等影響。所以社會上一般思想的傾向，是跟着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第二類而決定的。

最後這兩類學問中，有極大的差異，完全表現為正相反的世界觀。自然科學，在自然之中發現許多必然的，合法則的因果關係。即由種種事實，可以證明由同一原因，常常發生同一結果。所以自然科學，完全以自然的一般合法法則為前提，而排除那神祕力量任意干涉自然事件的迷信。近代人類，老早不相信：因祈禱及犧牲

，就可以得神祕力量的鑒護；反覺得個人和自然界的接觸，如果要獲得自己生存及欲望上必要的一定結果，就必須努力認識自然界合法法則的相關關係。

說到精神科學，就與此不同了。因為，這種科學，以人類的自由意思為前提，而人類的自由意思，又沒有服從任何合法則的必然性。一般法律家和倫理學者，多半拼命的固執這種信條。因為不是這樣，他們就會喪失他們的地位。現在假定人類是關係的產物，如果人類的行為和意思，是從人類任意中發生出來的單獨原因的必然結果，那麼，罪過和處罰，及善和惡，即法律的或道德的裁判，畢竟又有什麼結果呢？

以上所說的，單只是所謂「實踐悟性」原因的一個動機，並非

證明事實的根據。若要提出證明的根據，當以史學爲主。史學的本質，本是各個人或統治者的事跡，又或從統治者本身，或由其他傳襲下來的古代記錄的彙集，也是史學的唯一根據。要從各個人事業中，發現什麼合法則的必然性，似乎不可能。自然科學的思想家，也不能夠發現這樣的必然性；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一般合法則性，不能適用於人類行爲的學說，固執甚力。經驗告訴他們說：人類的精神，不是自然界例外的東西，乃是常常根據因果法則的。自然的研究者，雖然認定：人類和動物，都有確定的簡單的精神活動，但對於那複雜的活動，例如社會觀念及理想等，就完全不能夠尋出必然的因果關係來。所以他們還是不能圓滿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雖然能夠主張：人類的精神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超出自然界的必然

因果關係以外的，但在各方面，還是不能夠充分的證明他。所以他們的唯一的一元論，依然和觀念論及二元論相同，是不完全的未成品。

這時候馬克斯就出來了。他把歷史及作用於歷史上人類的觀念理想，和牠們的成功與否，看做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他的觀察，還不止這樣。他以爲：所謂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在他以前，歷史上早已發現，而其發生原因，都以爲：是或起於愚昧和驕傲，或起於廉潔和啓蒙的結果。到了馬克斯，才發現階級鬥爭和經濟的關係，是一種必然的相關關係，經濟關係內，雖經馬克斯證明有一種一定的合法則性。但結局，也是以（認識自然法則的）人類支配自然的方法和程度爲基礎而發生的。

只有在一定社會條件之下，那階級鬥爭才是歷史的原動力；所以階級鬥爭，又是對於自然的鬥爭。社會和外界自然，無論有什麼差異，都是與自然界同樣，常有一種根據那萌芽於自然的矛盾的鬥爭運動和發展方法存在，即社會上常有一種辯證法的發展存在。

因此，社會的發展，可以包括在自然發展的範圍內；人類的精神，縱令發展到極複雜或極高度的表現，（即社會的表現）也可以證明他是自然之一斷片。如是精神作用，可以從各方面，證明他是自然的合法則性，而哲學上的觀念論及二元論，也從根本顛覆了。所以馬克斯不但推翻了精神科學，並且補足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兩者間的缺點，立了一個研究人類的統一學問的基礎，把哲學全然做爲無用之贅疣。馬克斯所以如是，他以哲學超越於科學之

外，位置於科學上面，做爲特殊的上智，而完成從來科學力量所不能達到的關於世界發展的思想統一問題。

馬克斯歷史觀的成功，於學問的向上，有偉大的意義。一切人類的思想和認識，也因此着着發達進步。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資本主義派，完全拒絕了這種新學問的見解。這種見解，就漸漸地成爲和資本主義派對抗的無產派的見解了。

有人嘲笑：資本主義派學問和無產派學問的對立，彷彿是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化學和數學的對立一樣。但是，這種嘲笑，正是表示他們不知道問題的所在。

馬克斯發明唯物史觀，有兩個前提。第一，是一定高度的科學進步，第二，是革命的立腳點。

歷史發展的順序，要到經濟學、經濟史，人類學及人類原史等新精神科學，達到一定進步後，才能認識出來。這些學問的研究材料，是預先把個人丟開，即預先立脚于大量觀察，因此使我們認識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則，並且促進研究一種潮流的傾向。游泳于那潮流表面的個人，即只注意傳統歷史的事實的個人，都被驅逐了。

這些新精神科學，是跟着資本生產方法及世界交通而發展的。資本家得了支配權後，才能實現顯著的效果。但，資本家得了支配權後，他們早已不是革命的階級了。恐怕能容納階級鬥爭學理的人，只有革命的階級。無論什麼階級，凡欲奪取社會上權力的人，必定希望力的鬥爭，容易了解鬥爭的必然性。現在握有權力的階級，因為握住了權力，就認一切鬥爭，都是不愉快的攪亂，凡足以證明

鬥爭必然性的一切學理，皆拒而不納。階級鬥爭的學理，既是一種社會發展論，以排除現在社會握有權力的支配者，爲目前階級戰爭的必然的終結，那末，資本家們的反對，也不爲無因了。

他方，人類既是社會關係的產物，那末，特定社會形態的構成員，應該和那與他不同的他種社會形態的人類互相區別的學說同樣，也是保守階級人們所不能容納的。因爲，改變人類的唯一方法，即是改革社會。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階級期間，他們也承認，人類是社會關係產物的見解。但，最可惜的，那時候能够使他們認識社會發展原動力的學問，還沒有充分發達。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論者，尙不知道階級鬥爭；並不注意技術之發達。他們只知道：要改變人類，必須改變社會，而改變社會的力量，應在何處探求，又是他

們不知道的。他們以爲：這個力量，須探求於各個奇才異能者間，尤其在學校長間，資本家的唯物論，大概不出以上所論的。

資本階級既變了保守的階級，所謂「現代的特殊缺陷，是基因於一定的社會關係，所以必須改革這種社會關係」的思想，當然是他們所不能容納的。若從自然科學方面，來考察一切事物，他們就會證明：人類本來是維持現狀的，或非維持現狀不可的動物，凡計畫改革社會的，畢竟就是顛覆自然秩序的人。但是假使要主張現在的社會關係，對於一切時代，都是必然存續的，那末，我們對於自然科學，須有澈底的教育，並且還要和現代社會關係，斷絕交涉。多數資本家，早已沒有這種勇氣了。他們不過把否定唯物論，和承認自由意思，聊以自慰。他們主張：社會不是創造人類的，實是人

類跟着他的意思而創造社會的。社會的不完全，是因爲人類的不完全。我們改善社會，不要跟着社會的變化，須要使社會人人有向上的發展，灌注最高的道德給他們。所謂善良人類，產生善良社會，就是此意。這樣，承認倫理和意思的自由，正是今日資本家最歡迎的教義。這種教義，即可證明資本家是要以溫情匡正社會上的缺陷。不但不能使資本家有感改革社會的義務，反有使他防止社會上一切變革的傾向。

一般的資本家，不解馬克斯所創造的一切科學的統一基礎是由于他們的立腳點不同所發生的當然結果。能够理解這些知識的人，只有對於現在社會處于批評態度的即是立於無產階級地位的人。這一點可說是無產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的區別。封建的或舊教的知識

和資本家的知識的對立，在自然科學上，表現得最爲明瞭。無產者知識和資本家知識的對立，在精神科學上，表現得最爲明瞭。但是，人類的思想，常不斷的趨向統一，各方面的學問，也是互相影響的；所以，我們的社會的見解，就反作用於我們的全世界觀。於是，資本家知識和無產者知識的對立，結局，在自然科學上也常有所表現。

社會條件對於自然觀的影響，在古昔希臘哲學上，也可以考究出來。尤其和我們的問題最相接近的近代自然科學中。有他的類例。我從前曾說過：資本家在革命的期間內，他們相信那自然的發展，是因破壞而實現的。但，他們的思想變了保守的以後，他們連在那自然界，都不希望知道有什麼破壞了。他們現在的見解，以

爲：自然的發展，是全然在混沌的變化中進行的。他們把破壞看做是非常不自然的，而且妨害自然的發展作用。他們漠視達爾文（Darwin）生存競爭的進化律，把發展的概念，看做是一種和極平穩的事物進行同樣的意味，而努力奮鬥。

馬克斯所謂階級鬥爭則不然，不是完全平平穩穩的形式，乃是自然的一般發展法則中的某種特殊形式。他曾說過：發展、是辯證法的，即是必然表現的矛盾的鬥爭產物。但是，一切不能調和的矛盾的鬥爭，結局，必定要犧牲鬥爭者的一方，或破滅鬥爭者的一方，才能中止的。這種破滅，也不是急激的，乃是徐徐準備的；於不知不覺之間，增加一方鬥爭者的勢力，而其他一方的力就成爲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狀態；甚至，他一方就完全歸於消滅。即是說：一

方面的勢力增加的結果，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並不是說：自動的實行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小破滅是日日逐漸進行的。這種現象，無論自然界或社會狀態，都是如此。一切的死亡，都是破滅。凡現在存着的東西，總有一次，爲反對方面的優勝勢力所破滅。這種道理，不唯動植物如是，即社會國家亦莫不如是。一般發展過程的進行，對於社會國家，也漸次增加反對的勢力；且常有破滅之準備。假使沒有不斷的破滅，當然沒有不斷的運動和發展。所以，破滅，是發展上必然的階段。如果沒有不斷的改革 (Revolution) 即沒有繼續的進化 (Evolution) 這是一定的道理。

從這種理由，就可以窺破改革的資本家和保守的資本家的見解：在革命的資本家，極相信：發展只能由破壞而實現；在保守的資

本家，不把破壞當做那緩慢的不知不覺的必然經過的階段，反把牠當做攪亂或妨害發展過程的要素。

進一步說，認識批評的方面，也有資本家見解和無產者見解的對立關係。即叫他爲保守的科學和進步的科學的對立關係，亦無不可。如果確有征服社會的實力的革命階級，他當然想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該時代的一切問題；就是，學問上的研究，也不至承認有什麼限制。至於保守階級，他們不但是在政治或社會方面，不敢動彈，即學問方面，也是根本的畏懼一切的進步。因爲，凡深切的認識，在他們早已看做不但全無利益，並且很有妨礙。這就是他們不信用科學的原因。

十八世紀有一種幼稚的信念，聳動那時候的革命家們；所謂幼

確的信念，就是戴着一「絕對理性」的帽子，彷彿握着解決世界的手段一樣的思想。但在今日，無論怎樣勇敢的革命家，都不能夠贊成牠的。十八世紀，固不待言，即古代少數思想家所知道的事情；凡我們一切的認識，都是相對的，那認識是人類即「我」和其他世界的關係的表現。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這種關係，不是世界本身等等的事實：在今日恐怕誰人都不會否定牠的。一切的認識，皆是相對的，互相制約的，有限制的；永久的真理，是絕對沒有存在的。我們的認識，是無止境的，而認識的途徑，是無限制的。如果把某種認識，看做是智慧的終局，那就可笑得很久了。再則，把那不能超出未來浩劫的某種形式，認為是智慧的絕境，也是不合理的。不錯，人類也許碰着那沒有豫想過的新認識限界，但假定他曾意識過那認

識的限界，他遲早總會把牠衝破的。我們對於我們能够認識的一定問題，決沒有垂頭喪氣的說一聲：「不懂解了」，就把牠輕輕放過的理由。這種垂頭喪氣的斷念，是近代資本家的思想。近代資本家的思想，並不想努力擴充我們的認識，或使牠更加深遠，反極力擾亂我們的認識，不唯使我們不能認識一切事物，並且極力使我們不信用科學的認識的確實性。

資本家在革命的期間，還沒有這種愚民政策。馬克斯因很輕視了這種政策，所以觸怒資本家的地方，也很不少。

第三章 馬克斯和恩格斯

思想界的偉人馬克斯，所以能够建設一切科學的統一基礎，完全是歸因於他革命的無產精神的見解。我們談到馬克斯，同時不可忘記的，就是：這種偉業，是因和他同等的思想家恩格斯所成就的。不是他們兩人合作的密切，這種新唯物史觀，和新歷史的或辯證法的人生觀，決不會有這樣完全，而且總括的成功的。

恩格斯所研究的途徑，雖和馬克斯稍有差異，而他們的人生觀，却是一樣。馬克斯本是法律家的兒子，初修法律學，受了大學教育後，又研究哲學，歷史等科目，嗣因覺得缺乏經濟學識，才改爲專攻經濟學。他到了巴黎，復學習經濟學，革命史，及社會主義等

科。據說：當時受思想家聖西門 (Saint Simon) 的影響很多。他研究這些科學的結果，就得了一種認識，以爲：創造社會的，不是什麼國家或法律。反之，從經濟過程所發生的社會，倒可自由的建設國家，或制定法律。

恩格斯的出身，和馬克斯不同。他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他的基礎知識，不是在高級中學修得，乃是在一種商工學校修得的。他所學習的，是從自然科學方面，去考察事物。嗣後他又去做實在的販賣商人，所以事實上，理論上，都專門的研究了經濟學。並且在英國資本主義中心地點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地方，又專攻了經濟學，因爲他的父親，也在這裏經營工廠。他在德國所專攻的，盡是黑智爾 (Hegel) 哲學。因此他能够將在英國所得經濟上的知識，深自

考究，而且他的精神，完全集中於經濟史。加以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英國的無產階級鬥爭，比各國都要發達。而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的互相關係，也是以英國最爲顯著的。

因此，恩格斯和馬克斯，雖屬同時各走各的途徑，而最後的造詣，就是同一的唯物史觀。即一方，是經過研究法律學、倫理學、歷史學等舊精神科學而達到的。他方，是經過研究經濟學，經濟史，人類學等新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而達到的。然他們所以契合，實是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從一八四四年起，他們兩人在巴黎面接親交後，他們的思想，就早已互相接近了。他們思想的一致後，即刻就融合爲較高的統一性，差不多不能夠說：那一部分的思想，是馬克斯的，或那一部分是恩格斯的。兩人中，一般雖稍有偏重於馬克

斯，但恩格斯絕無忌妬之意，且滿意的承認，這就是恩格斯的特長。他們的思想方法，大概是比擬於馬克斯，所以又叫做馬克斯主義的方法。但馬克斯若無恩格斯的助力，決不能完成他的功績。所以馬克斯學於恩格斯的，固屬很多，而恩格斯得之於馬克斯的地方，亦復不少。二人因互相協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決不是單獨的力量所能獲得這種高遠的見解和全體性。如果他們兩人不是生於同一時代，不是互相協力，那末，唯物史觀的大業，或不能完成，也未可知。縱然能够以一人的力量而完成，那唯物史觀的發達或者遲不進，又或者包含許多誤謬和誤解，也未可知。分別說來，馬克斯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恩格斯是一個浪漫的思想家。馬克斯最富於抽象力，即能在極複雜的特殊現象中，發現事物的一般性；恩格

斯最富於結合力，即能於各個的象徵中，歸結現象的總體性。馬克斯又極富於批評的資質，並且最愛自己批評自己。他批評自己的時候，即是抑壓他的思想之奔放，注意他前進的途徑，不斷的審慎他的立腳點。恩格斯的思想，因有矜誇他的偉大知識的傾向，所以有扶搖直上，張翼空際，能够衝破一切難關之勢。這是他兩人思想大概的分野。

馬克斯得恩格斯助力的地方很多。最堪注意的，即是，馬克斯的思想，所以能够成其高大，第一，是因他放棄德國式的褊隘思想方法，把法國的浪漫思想，來擴充了德國式的思想；第二即是因受恩格斯英國思想的補充調節。因此，在當時狀態之下，馬克斯的思想，竟有最高飛躍的可能性。有人說：馬克斯主義純粹是德國的產

物，那是大錯而特錯的見解。其實，馬克斯主義就是國際主義。

第四章 馬克斯總括德法英三國的思想

十九世紀的文化，可以說是德，法，英三國國民思想的結晶。能够了解這三國思想的人，即能够容納三國國民的貢獻，消化變爲自己的東西的人，才能說把這世紀的精華，全副武裝於身上，要有這種武裝的人，才能用這世紀的手段方法，竭盡他所應盡的最大努力。又對於三國國民的思想，無所偏重，總括融和，而完成一個較高的統一體，這就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畢生所希望的偉業，也就是他們兩人對於歷史上貢獻的造端。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資本主義比任何國家都要發達，前已言及。這也是英國地理的地位使然。因爲有這種地位的關係，所以

在十八世紀，英國實行殖民地的侵略及掠奪政策，得了莫大的利益。而大西洋沿岸的歐洲諸國，因此就逐漸衰弱。英國利用島國的地位，無須設備強大的常備陸軍，專注意於海軍的補充，不須傾全國的力量，也就獲得了海上的支配權。該國又因富於煤鐵兩礦產，可以利用由殖民政策所得的富力，供給資本家發展大工業。這種資本家的大工業，更依海上支配權的助力，遂得壟斷世界的市場。大概貨物的大量消費，全靠鐵道運輸；鐵道未發達以前，若要獲得世界市場，除靠水路運輸外，再沒有別的法子。

資本主義和牠的發展傾向，及前已說過的這傾向所引起的無產者的階級鬥爭，發達最早的國家，就是英國。又認識資本生產方法（的法則）的經濟學，也以英國為最盛。此外，如經濟史、人類學

之發達，也是一樣。這都是世界商業發達的大貢獻。我們能夠認識：英國比較任何國家，都有產生將來的新時代的可能性；又因新精神科學的臂助，可以認識支配一切時代的社會發展法則，因此，得以完成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統一。但是，英國所提供的，不過是材料，並不是最良的研究方法。

英國的資本主義，因發達最早，資產階級在那封建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精神上，全然崩潰，而資本家在各方面還沒有完全獨立以前，他們已握有支配社會的實權。但是，那促進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也給了好些新權力於封建君主。加之由上述的理由，英國的常備陸軍，並沒有十分的發達。這又很可以防止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發達。官僚主義的勢力，常在微弱之中，支配階級的自治，和

官僚主義有同等的強大的勢力。諸如此類的事實，都不外是階級鬥爭的勢力沒有集中而分散了的意味。

新舊思想間的妥協精神，能够夾雜滲透於一切生活和思想之間，也是上述的事實使然，新興階級的思想家和先驅者，對於基督教，貴族政治，君主政治等，又不從根本上反對。牠們，他們的政黨，決沒有樹立廣汎的綱領。因此他們並不細考他們的思想，把概括的綱領丟開，只擁護能够實行於目前的種種方策。狹量和保守主義，無論學問上政治上，只偏重小規模的事業，忽視擴張眼界的努力：凡此種種，都已浸潤於各階級的腦海中，這就是英國思想的大概。

法國的思想，和英國的全然不同。該國的經濟力量，遠遜於英

國；他的資本主義的產業，多半是奢侈品工業；社會上的重要勢力，以小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爲中心。即所謂小資產階級，能够指導民衆的，也不過是巴黎的那樣大都會的小資產階級，在建築鐵路以前，五十萬人口以上的都會，都是很少的；因此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和現在完全不同。沒有建築鐵路以前，不能大量的運輸迅速，所以，軍隊也是很少。他們散在各地方，不能急速的召集，因此一般民衆，對於武裝軍隊，不像今日這種赤手空拳，毫無準備的。例如，巴黎市民，常常標榜一種反抗的態度，大革命以前，往往實行武裝的暴動，由政府方面，奪取了種種特權。

普通教育的實施，鐵路，電報，郵政制度的改良，地方上日刊新聞的擴充等事業，尙未實行以前，大都會人口對於地方上的精神

優越，即大都會的思想的影響，很是重大。那時候，多數無教育的人，皆以爲：社交，無論在政治藝術或科學方面，都是教育自己的唯一機會。這種好機會，小都會村落較少，而大都會較多！法國稍有野心的人，要滿足他的野心，必先到巴黎一走；如果在巴黎一旦成了功，必抱着更大的野心。但是這種批評的傲慢的專橫的人民，正遇着了國權和支配階級的空前的沒落。

妨礙法國經濟上發展的各種同樣的原因，就促進了封建政治和國家的衰頹。尤其那殖民政策，把永久的負擔給國家肩上，破壞她的兵力和財力，更促進了農民及貴族的滅亡。國家，貴族，寺院三者，他們在政治上，道德上，除寺院外，即在財政上，都業已破產。但，他們所以還憑藉支配的勢力，能够抑壓一切，完全是因政府

常備軍和瀰漫的官僚主義的援助，集中一切權力於掌握所致，又因民間的一切自治機關，都已盡歸消滅。

因上述的事實，遂惹起所謂法國大革命這種大破壞；當時巴黎的小市民和無產者，掌握法國的支配權，和歐洲全體對抗。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所指導的民衆的要求和受國權保護的貴族階級及僧階級的要求之間，有一種變本加厲的對立關係，使人民極端否認思想上的一切事物。並反抗一切因襲的權威。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在英國方面，資本家得到勝利之後，馬上就歸於消滅，或不過是一部頹廢貴族的單純的嗜好罷了；在法國新興階級中，就變了最勇敢改革論者的思索方法。如果階級對立及階級鬥爭的經濟的根蒂，無論何國，都沒有英國這樣的顯著。那末，以下的種種事實，無論何國

，都沒有法國這樣的顯著了。即凡階級鬥爭多半是政治鬥爭的事實，大政黨的目的，不是盡力於甲或乙的改革，必須常以政治權力的爭奪爲目的的事實；此種政治權力的爭奪，如果政權爲被壓迫階級所得時，社會全體的組織，必跟着他變化的事實等等。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經濟思想，和法國的政治思想，都發展達到了極點。如果說：英國爲妥協思想所支配，那麼法國就爲過激思想所支配了。如果說：英國的組織的建設小事業，慢慢的繁榮，那麼法國的顛覆一切的革命熱情，就是極端旺盛了。

過激的勇敢的行動，必須先有過激的勇敢的思想。所謂過激的勇敢的思想，就是不承認什麼神聖的東西的思想；並且對於一切的認識，或一切的思想，都是大膽的，一直的，追究推敲到底。

這種思想及行動的結果，就是那花花絮絮令人目眩耳聾恍惚迷離的革命，但、革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時因為立刻就想到最後的目的；焦躁之餘，沒有準備的餘裕。例如，革命軍隊，急於攻破國家的要塞，而又忽略攻擊之組織的準備工作。又如那急于想達到最高的真理的人，因為缺乏研究的材料，就輕率的作出結論，所以結果就變了不踏實的探求，或天才的任意的獨斷了。因此，那把人生無限的複雜，用幾個簡單公式和格言來籠罩的弊病就發生了。這就是英國式的苦心焦思和法國式的空曠熱狂正相反對的地方。

德國的地位，更和英法兩國不同。資本主義，也沒有法國這樣發達；因為，德國和歐洲的世界商業或大西洋的沿岸，差不多全然

隔斷了，再則經過了三十年戰爭，由那慘憺荒蕪的狀態，恢復原狀，已經是很不容易的。德國的組織，不但是比法國還要小的小市民國家，並且是沒有強大中央集權的國家。內中分裂為無數小邦，沒有可以稱為大都會的都市。這種小國主義和都會主義，徒使小市民階級，氣度褊狹，膽量懦弱，畏縮無能。所以德國封建政治最後的崩潰，並非由內部的蹶起，純由外部的侵略。掃蕩德國主要地方的封建主義，並非德國的資本家，實是法國的軍隊。

英法兩國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偉大成功，使德國的資產階級也感發興奮。但是，在西歐諸國資產階級所侵略的地方，無論德國資本家裏面，有什麼勇敢的，聰明的，熱心事業的人，也是不能夠插足進去。他們不能夠企圖或指導偉大的商工業，也不能在議會內或

有力的報紙上，干涉國家的大事，至於指揮軍隊或軍艦，更屬不可能了。他們於現實的世界，絕無一線之望，只有丟却現實的世界，專歸縮於純粹的思索的世界，憑藉藝術，讚美現實的世界罷了。所以，他們竭其全力，以傾向此方。他們在這方面到成就了他們的偉大，而勝過英法兩國了。當英法兩國，產生庇得（Pitt）福克斯（Fox）柏克（Burke）彌拉波（Mirabeau）道爾頓（Danton）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納爾孫（Nelson）拿破崙（Napoleon）等偉人時，德國就產出席勒爾（Schiller）歌德（Goethe）康德（Kant）斐希特（Fichte）黑智爾（Hegel）等偉人了。

思想，是偉大德國人的最貴重的工作。他們把觀念認為是世界
的支配者；思想的顛覆，就是顛覆世界的手段。現實界越是有限制

，他們的思想就越想超越這種現實界，或克服牠，又或想了解牠的全體的無限性。

英人發見了使海軍及工業得到勝利的最良方法；法人發見了鎮壓軍隊及叛徒的最良方法；其間，德人也發見了使思想及研究得到勝利的最良方法。但，德人這種勝利，和英人法人的勝利相同，在學理上實踐上總有缺點伴着的。換句話說，他們既然離開了現實界，必定會生出不注意現世，和偏重觀念的弊病。但，觀念這個東西，還是和產生牠及實現牠的人類頭腦分離，牠有牠的生命和力量。因此，一般人以為只要理論上正當的東西，就算滿足，對於應用理論的力量，却全不去講求。德國的哲學，是很深奧的。德國的科學，是很有根底的。而她的理想主義，也是很熱狂的。這些東西，創造了有

光榮的東西。但他們的裏面，隱藏了不能表現的實在的無力，和對於力量的一切努力的拋擲。德人的理想，比較英法人民的當然高得多。但他們並不想和這種理想接近一步。他們只說：理想是不能達到的東西。英人趨重保守主義，法人傾向過激的多辯主義，德人在今日，還有幾分傾向不能實行的理想主義。但最近十年間，工業上極大的發展，也大大的把這種無力的理想主義限制了。否，十年前，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想侵入了德國之後，這種理想主義，已受了很大的反作用。德國有些大思想家，如海涅 (Heinrich Heine) 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等，都是法國革命思想和德國哲學方法論混合的賜物。這種混合，如果富於英國經濟的知識，他的效果，當更爲有力。恩格斯和馬克斯的貢獻，就是這種效果的賜物。

他們業已認識：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小工作和革命的突進，都是互相牽制影響的；即，小工作的實施，如果沒有那標準或導火線的大目標（這種小工作），是無效的；又，如果沒有養成達到目標的必要力量的預備小工作，那種目標，也完全是架空的。但是，他們同時，又承認以下的事實：即，如果這種目標，不是妄想的，或自己麻醉的，那末，這種目標不可為單只由革命的要求所發生，必須經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從嚴格的應用而獲得的；並且這種目標必須常常保持人類知識的總體及調和。更進一步，他們又承認：經濟是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及社會發展所依據而必然實行的法則，也必須有經濟的根據。

英國把許多事實上的經濟材料，供給他們；德國的哲學把那從

這些材料發見現在社會發展目標的最良的研究方法，供給他們。最後，法國大革命又把達到目標應該怎樣獲得權力，尤其是政治上的權力的方法，很明白的指示他們了。

據上所述，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因把英法德三國思想的長所和實益，總括為一個較高的統一體，就創造了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五章 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統一

唯物史觀的價值，就是在把唯物史觀劃爲一個新紀元。資本主義派，雖有種種反對，而學問的新紀元，總算是從此開始了。這種史觀，不但是思想歷史上，開一新紀元，並且在社會發展的鬥爭歷史上，即在最廣泛最高深意義的政治歷史上，也是開一新紀元。因爲，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統一，是從此而完成的；無產者的階級鬥爭，也因此而得了最高可能的力量。

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根本上是相異的。產業資本主義出現後，專事掠奪勞動羣衆，奴隸羣衆；同時，又使他們蜷集於大企業或大都會，因此，這些地方，當然就會發生反抗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動

者運動。勞動運動的自然形態，原來是純粹的經濟運動，即是關於工資或勞動時間的鬥爭。他們這種運動，最初，是因失望的單純發作，或無準備的愚頑蠢動而起的；其後，借組合組織的力，他們的運動隨即改變了一種進步的形式。和勞動運動同時並舉的政治的鬥爭，也早已發生了。資本家自身，對於封建主義實行鬥爭時，就希望勞動者的援助，把他們驅使，做爲自己的同黨。因此，勞動者馬上就覺悟了爲他們自己的目的，應尊重政治的自由和政治權力的價值。尤其普通選舉權，在英法兩國，久已變爲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目的。一八三〇年，英國已經創立了所謂「改進黨」(Chartist)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社會主義，誕生最早；雖不是發生於無產階級之間，却和勞動

運動同樣，都是資本主的產物。即前者和後者相同，俱是發生於想解除勞動階級的貧困。這種貧困，是資本家掠奪勞動階級所致的。但是，勞動運動，又是出於無產者的自衛。因此只要勞動人口密集的地方，都有牠的自然發生。反之，社會主義的發生，則不然，因為社會主義是以深察近代社會的本質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之下，資本家的貧困，絕對沒有中止的時期，這種貧困，是發生於生產手段的私有；私有生產手段一旦消滅，這個貧困，也同時跟着消滅。一切的社會主義，即是根據這些認識而成立的。在這一點，一切社會主義學說，都是一致的。至他們的相異點有二：第一，他們廢止私有財產制度所欲採用的手段；第二，私有財產制度廢止後，關於建設新社會制度所懷抱的見解。

社會主義者的希望和提案中，有許多很幼稚的理論；但他們所根據的認識，還是以一定社會的知識為前提；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間，無產階級仍全然不解。能够了解他們的理論，認識社會主義的人，必定是立於無產階級地位的人，及由他的地位能够觀察資本家社會的人。而這種手段方法，在當時的趨勢，比現今還要受資本主義社會的制限些。資本主義的生產，發達到一定程度的地方，勞動運動當然也跟着他而發達。社會主義的發達，不但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為前提，同時又須以少數特殊的偶然事件為前提。社會主義，最初總是起源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從前英國宣傳社會主義的人，也多半是由資本家出身的。

這些現象，從表面看來，似乎和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說相矛盾

但是馬克斯並沒有說過：資本家階級，真正把社會主義看做是實際的，或不是無產者的人們因特殊理由，否認無產階級的地位；所以，我們不能說這些現象和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說相矛盾。馬克斯平常的主張如下：貫徹社會主義的唯一的力量，只有勞動者階級。換句話說：無產階級純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才能够解放自己。但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知道這個解放的途徑。社會主義，如果沒有熱烈的勞動運動相伴，簡直是無意義的了。但是，還有一半理由：即勞動運動要在理解社會主義，或採用社會主義的範圍內，才能發展他的全力。到現在還沒有明瞭的認識出來。

社會主義，並非超越時間和場所，及一切階級區別的倫理的產物，根本上，是從無產者的境況發生出來的社會科學。科學的目的

不單是滿足我們探求未知的或祕密的好奇心和知識慾，實另有一種經濟上的目的，即是有節省力量的目的。科學的目的，是要使人類容易適應於事實；使他的力量，合乎目的的使用；使他節省一切無效的努力；並且在一定事情之下，使他能够把應做的或應完成的，做到或完成，至最高限度。科學的出發點，無論直接的或意識的，都是以節省力量爲目的；可是，科學愈發達，和他的出發點相離愈遠，那研究上的活動和實際的效果之間，就越發生出許多間隔來了。但是，這兩者的互相關係，只能因間隔而掩蔽，不能因他而完全停止。

社會主義是無產者的社會科學，是指導無產階級的努力，要合乎他的目的，並且要使他們能够把他們的努力，發展到最高的限度

的。所以社會主義的本身愈完全，和他（社會主義）在事實上的認識愈深切，則當然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

社會主義的學理，並非幾個冬烘先生的娛樂品，實是鬥爭的無產階級之緊急的實際問題。

無產階級的重要武器，是要離開資本家的一切影響，而團結為一個強大的獨立的組織。這種總括的組織，不依着社會主義的學說，自然不能成功。從無產階級形形色色的性質中，要發見他們的共通利害，並且使他們全體，和資本家社會顯然的永久的分離，也非社會主義的學說，不能做得到。至於那種幼稚的全然不知理論的勞動運動，——即由勞動階級自己提倡而對抗那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運動，——當然不能發生這種效果。

現在把工會的例來考察一下。大概工會會員最普通的利益，多半是各種職業工會，替他們維持。這些會員的利害關係，從他們個人的職業上說起來，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例如航海工人和鑛山工人，及馬車夫和印刷工人等，他們的利害關係，是毫不相干的！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作媒介，他們的利害關係的共通點，當然無從知曉。並且各種無產階級不唯沒有互相的關係，說不定還要互相傾軋了。

工會是代表會員最普通的利害關係的，因此，最初的目的，不過是對抗他們職業上的資本家，並非對抗全世界的資本家。但，世界上除這些資本家外，還有一班和資本家同步調的份子，他們無論直接間接，都是以掠奪無產者的血汗為生活；因此，對於資本主義

社會制度，很有利害關係，凡屬剷除剝奪無產階級的設施計劃，他們都是反對的。至於甲或乙職業上的勞動關係，無論怎樣不利益，也是與他們無關的。一般大地主，銀行家，報館經理，律師等，如果他們不是紡織業的股東，那末，曼徹斯特（Manchester）紡織工人，每日的工錢，無論他是二先令，或二先令半，他們每日的勞動時間，無論他是十時間，或十二時間，他們當然也漠不關心。他們對於工會會員，或者給與某種利益，而在政治上，反獲得了一種和工人相反的相當代價。所以工會如果不明白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會發生不符合無產者目的的行動。

不但如是，並且還有更無意思的事實發生，而且實際上也發生了。即一切無產階級，不能完全占有工會組織。無產階級中，區分

爲有組織的工人，和無組織的工人。那種富於社會主義思想有組織的無產者，就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鬥爭能力的，也就是他們全體鬥爭的先驅者。但是如果他們缺乏社會主義的思想，馬上就會變爲貴族主義者，不唯失掉對於無組織工人的利害關係，並且常常立於和他們反對的地位，只圖壟斷組織的利益，而妨害他人的組織。無組織的勞動者，如果沒有有組織的勞動者來援助他們，鬥爭固屬不能，向上也是不可。卽有組織的勞動者雖日日的向上發展；而他們（無組織的勞動者）還是只有貧乏困頓。因此，凡屬工會運動，必定要充實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然，各勞動階級的勢力雖然增加，而無產階級全體，仍是脆弱的。

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如果缺乏這種精神，也不能夠充分發展

。英國一八三五年最初創立之勞動黨「進步黨」，即可以證明這種事實。「進步黨」中，本有幾個先覺的很聰明的人物，但，他們全體並不講求一定社會主義的綱領，只要求各個實在的，容易達到的目標，如普通選舉權之類。普通選舉權，當然不是他們政黨的目的，乃是他們達目的的手段。他們的目的，從進步黨員全體看來，「十時的勞動」，這就是他們經濟上最普通的要求。結果，該黨也有不能造成純粹的階級政黨的弊害。因為普通選舉權即小市民階級，也有同一的利害關係。有許多人以為：小市民階級以小市民階級的資格參加勞動者的政黨，較為利益。但，勞動黨也不能因這黨員的增加，就可有多大的勢力。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不同，有他們固有的利害關係及固有的鬥爭方法。無產階級，有時因和其他階級

聯合，反受拘束，且不能充分的發展。我們社會民主黨，是很歡迎小市民和小農民加入的。但這種加入，也只限于他們純粹是立於無產者的地位，並且要常有無產者的感想。我們的社會主義綱領上早已明白規定：只有這種小市民和小農民能够加入。進步黨並沒有這種綱領。所以他們每遇選舉權的鬥爭，常有多數不理解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及鬥爭方法的小市民團體，參加運動。結果，反惹起黨中的內訌，減少對外的力量。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後，十年間，一切政治的勞動運動，都完全停止了。到了歐洲的無產階級再抬頭的時候，英國的勞動階級才開始新興的普通選舉權鬥爭。這種運動，使一般人極注意於進步黨的復活。但，這時候，英國的資產階級，運用種種方策，去離開

無產階級；對於有組織的工人，給與選舉權，使他們和其餘的無產羣衆分離，而抑壓進步黨的再興。其實，進步黨除普通選舉權外，並沒有什麼總括的綱領。只須把滿足勞動階級團體中有鬥爭能力部分的方法，容認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本來的態度，隨即消滅了。到了最近，英國人還想故意的「依樣葫蘆」跟着大陸勞動者，創立獨立的勞動黨。但是，多數英人到現在還不理解：社會主義，是擴張無產階級的力量上實在有價值的東西，他們反對政黨內採用綱領的理由，就是恐怕他有變為社會主義的綱領的危險！如果事實上論理上，不強制他們，他們就聽其自然罷了。英國的勞動運動，要在新勞動黨澈底的認識社會主義之後，才能有長足的發達和有效的活動。

現今，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必然的聯合條件，隨處都有。但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間，還缺少這種條件。當時，勞動運動，因資本主義的一擊，就敗得七零八落了。因為他們的防禦幼稚，且缺乏一切社會上高深研究的可能性。

資本家的社會主義者，只注意資本主義發展後所產生的貧困之中，只看見了屈從的一方面，而不顧及刺戟無產階級革命的向上的他方面，這是很大的缺點。他們相信：只有資本家的溫情，才是能够實行解放無產者的唯一要素。他們把資本家看做和他們自己同樣，以為：在資本家中，也可以找出實行社會政策的同志來。

他們（資本家社會主義者）所宣傳的社會主義，最初，往往在資本家的慈善家間，惹起反響。籠統的說來，資本家當然也是人類

；如果貧窮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利益，他們對於貧窮的，自然有相當的同情心，甚至樂于救活他。不過他們對於困苦的無產者，即施以慈祥軟化的手段，而對於鬥爭的無產者，即出以頑強固拒的態度。他們把鬥爭的無產者，認為是有顛覆他們生存根底的危險。所以可憐的無產者，可以得他們的同情，而頑固的無產者，就刺戟他們凶猛的敵愾心。

他們認定勞動運動中，有一種擾亂的要素之後，就越發不信任無產階級了。這種階級，本是由當時一般極低級的羣衆構成的。因信用薄弱所以認定這種幼稚的勞動運動為無效。因此，他們正式的反對勞動運動，亦復不少。他們證明：工會不積極的反對萬惡之府的工資制度，只枝節的努力增高工資，這就是勞動運動幼稚的一個

實例。

後來因時代漸漸地變遷。一八四〇年，勞動運動非常發達進步；了解社會主義的，及知道社會主義是社會上無產階級科學的偉人，也出了不少。這些勞動者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已覺得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不可信賴。他們又知道無產階級，非自己解放自己不可。他方，資本家的社會主義者，也承認資本家的寬容之不足恃。雖然這麼說，他們也決不至於信賴無產階級。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運動，只看做是傾覆一切文化的破壞力，並且相信：只有資本家的知識階級，才能够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又覺得：他們所以如此，並非因為對於隱忍的無產階級的同情乃是對於急進的無產階級的恐怖。他們不但承認了無產階級，有強大的力量，並且知道勞動運

動，一定會從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發生，及在這種生產方法內，滋長發達的。他們希望：有識的資本家，因畏懼日漸滋長的勞動運動，為避免這運動的危險，就會實行社會政策。

這總算是很有進步的見解；至於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統一，還沒有從這最後的見解萌芽。主張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也有天才很高的，但他們尚缺乏建設較高的新社會主義上必要的總括知識，以謀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統一。他們只承認比較舊式的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和空想主義，就要拿來適合於自己的要求。

社會主義者裏面，最極端的，就是英國進步主義和法國大革命思想相結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後者，對於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有深長的意義。大革命告訴他們：要謀一階級的解放，必

須奪取國權。並且大革命當時，那最有力量的政治團體雅各賓（Jacobin）俱樂部，憑藉特殊的情形，利用富於無產性質的小市民的恐怖政治，竟得了巴黎以及法國全國的支配權。接着，在革命期間，巴倍夫（Baboeuf）氏，又想出所謂純無產階級的革命；並且施以陰謀，為共產組織而奪取國權，又想利用國權來實現他所理想的共產組織。

這種印象，已深印於法國的勞動者腦海裏了。法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早已把奪取國權看做是獲得實行社會主義的力量所必要的手段。可惜當時無產者勢力太薄弱，知識太幼稚，他們把奪取國權的方法，當做少數叛徒的暴動，以為這是革命的開幕。這種思想的代表者，在法國當首推布浪葵（Blanqui）在德國，類似這種思想

的代表者，即是威特靈（Weiling）。

此外，還有其他社會主義者，和法國革命相聯合的。但，他們並不主張：以暴動爲顛覆資本家支配的適當手段。他們的態度，和前述資本家社會主義者一樣，毫不信賴勞動運動的力量。小市民階級，和資本家同樣，都是以生產手段私有爲基礎的，他們把這樁事實丟開，反相信：無產階級不受小市民階級——即所謂「國民」——的妨害，並且可以得他們的援助，而和資本家抗爭。他們希望：一般運用國權來實行社會政策，只有共和政治和普通選舉能够做得

到。

和這種共和政治的迷信相對的，就是所謂社會帝王政治的『君主政治』迷信。共和政治的有名的代表者，就是路易勃郎（Louis

Banc)；代表社會帝王政治的迷信家，即是德國幾個大學教授及其他觀念論者。

所謂帝王國家社會主義，總不外是一種妄想，至多不過是一種煽惑民衆的妖言，絕對沒有實在的意義。反之，布浪葵和路易勃郎兩人所代表的思想傾向，却有實在的意義。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時，他們居然得了支配巴黎的實權。

普魯東 (Proudhon)，對於布浪葵和路易勃郎兩人，都有確切的批評。他一不信用國家，二不信用無產者，三不信用革命。他也許知道：無產者欲圖解放，非依賴他們自己的力量不可。他又承認：無產者爲他們自己解放而奮鬥時，必須爲獲得國權而奮鬥。因爲當時的勞動階級，一步一步的感覺缺乏自由團結權，縱然是純粹的

經濟的鬥爭，也是受國權支配的。但，普魯東氏又以為無產階級取得國權的戰爭，全然沒有勝利的希望，故勸告無產階級當實行解放自己的運動時，要抑制一切鬥爭，採取和平的組織手段，例如，組織交易銀行，及保險金庫，及其他類似的制度等，以做解放的準備工作。他對於政治及組合（工會）等，都不大理解。

照上述的情形，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及使這兩者發生互相密切關係的一切企圖，在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構成他們的地位和研究方法^的十年間，產出極複雜的思想界的混亂。在這些潮流中，無論何派的學說，都有幾分正當的見解，但，從來沒有把他們總括起來，成爲系統，因此，遲早總是要失敗的。

現在這些學派所不能成就的，那唯物史觀居然把他成就了！從

此可以知道：唯物史觀，除學問上有偉大的價值外，即現實的社會進化發展上，也裨益不少。要之，唯物史觀的價值，即是在使雙方都容易顛覆罷了。

如果有人把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對立，且質問道：『要使無產階級有生存的保障，且使他們避免每日的掠奪，究竟是勞動運動適當（工人工會選舉權鬥爭等）呢？還是社會主義適當呢？』那末，馬克斯和恩格斯，必定會和那時候的社會主義者相同，承認勞動運動是不適當的。但，他們以爲這種質問的方法，全然錯了。因爲社會主義，和保障無產者的生存，及廢止掠奪，都是同一意義。那質問應該是：『無產階級，究竟要怎樣運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於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必定答道：『應該依據勞動運動』！（durch die

Arbeiterbewegung)。

勞動運動，馬上還不能保障目前無產者的生存，又不能廢止無產者的一切被掠奪。但是勞動運動不但防止無產者之陷於貧困，並且是把日漸增大的勢力付與無產階級全體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所謂將來日漸增大的勢力，即是智識的，政治的，經濟的等力量；縱然無產者的被掠奪同時增加，但這種力量還是日漸增大的。勞動運動的價值，並非因制止掠奪的程度如何而決定，而是全憑增加無產階級的力量的大小如何而決定的。要使社會主義有實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不是布浪葵的陰謀，二不是路易勃郎的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三不是普魯東的平和的組織所能成就的；須要從繼續奮鬥十年間或數世代的階級鬭爭才能做得到。據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見解：凡實

行經濟的及政治的階級鬥爭；熱心幫助無產階級的小工作，並且以遠大的社會主義思想補充之；又根據這種思想，把無產者的組織和活動，統一的調和的，總括於那日漸膨脹的一個大全體內等事；無論是否無產階級，凡處於無產者的境況，而欲解放無產者的一切人類，都有盡力的義務。

但，一方，所謂無產階級力量的膨脹後，資本主義發達以前的小市民的生產方法，反被資本生產方法壓倒了。即資本生產方法發達後，無產階級漸次增加，並且多數集中都會；社會全體，依賴他們的程度，也漸次增加；同時，又於資本集中上，養成生產社會的組織基礎。這種基礎，並非由空想主義，隨意發明出來的，是由資本主義的實在性質所發生的。

依着上述的思想過程，馬克斯和恩格斯，就創立社會民主黨立腳的基礎，就是全世界鬪爭的無產階級所依附的基礎，也就是產生無產階級的光榮的凱旋隊的基礎。這種偉大的事業，如果社會主義沒有自己固有的，或脫離資本家知識的學問，差不多是完全不能成就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以前的多數社會主義者，也曾研究過「經濟學」；但他們所學的，是照資本家學者思想家所教授的原形，沒有加以毫末批評的。不過他們的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相異點，只在於他們作出了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結論罷了。

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完全獨立研究的人，馬克斯是頭一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如果離開資本家的地位，而專從無產階級的地位觀察，當然能够表示有較深刻的較明瞭的理解。因為，無產

階級的地位，立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外，且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上。把資本主義做爲經過的形態來觀察他的人，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特性。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時在那『共產黨宣言』(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1848)上，述及他們的新社會主義的立腳點後，就在他所著「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上完成這種偉業。從此，無產階級的解放戰，也得着了有相當強大的學問基礎了。這種基礎，馬克斯以前，無論什麼革命階級，都沒有過的。但，無論什麼革命階級，都沒有過近代無產階級所負擔的這樣重大的使命。即近代的無產者，不得不把資本主義所惹起亂七八糟的世界，重新建設起來。幸而他並不是漢姆列德(Hamlet)。他不會以嘆息來迎接這種使命。他從這種偉大的使命，吸收了非常的自信和

力量。

上編： 第五章 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統一

第六章 學理和實際的統一

我們剛才把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協力所成就的最重要的貢獻論述過了。若不再進一步，把他們顯著的特徵，即他們的學理和實際的結合，說明出來，那末，未免有「畫龍而不點睛」的遺憾。不用說，在資本主義學者看起來，這種學理和實際的敘述，反足以曝露他們兩人的缺點。資本主義的道學先生口裏，雖然憤憤不平的唱高調，但實際上還是非降伏在他們的學問之前不可。如果他們兩人用一種普通人不懂解的詞句，在那呆板板的古文書中，彼此駁辯他們的理論，換句話說，就是單只滿足理論的理論家或是書齋裏的書獃子，那麼當然可以說：他們的偉大，有限得很，也未可知。但是，他

們的學問，既是鬥爭的產物，又是對於現在社會制度鬥爭上不可缺少的有用物，那末，如果說他們不是偉大，豈不是剝奪了他們的自由獨立性，而且沒辱了他們的磊落光明嗎？

這樣淺薄的見解，就是把馬克斯當做一種律師樣的鬥士。這種鬥士，只以爲：學問的功用，不過是貢獻一種屈服對手方的論據。這種見解，並沒有想到：凡在那種可驚可懼的鬥爭裏面的真正鬥士，都是永久的真理追求者。這種鬥士，把他自己的地位，他的補助手段，他的想像等，充分了解之後，才敢從事鬥爭。解釋國家法律的推事，也有爲研究法律學的門外漢的奸計所蒙蔽的事情。但，自然法則的必然性，專注重於認識，決不能夠買收蒙蔽的。

處於這種地位的鬥士，於鬥爭每加劇烈時，他們考求真理的心

思更切。而且他們所求得的真理，並不私自閉守，還想公開告知同伴。

恩格斯和馬克斯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八年間，得了他們的新學問研究的結論之後，他們決沒有想『把自己研究的結果，著一本很厚的書，只標榜傳授於學者間』。他們馬上就和無產階級團體聯絡，把他們的地位和當時的戰術，宣傳於無產階級間。當時，革命的無產階級協會中，以國際的『共產主義者同盟』(Komunistenbund)爲最有力的機關，他們一方加入這個機關，一方利用這個機關，鼓吹他們的根本原則。這個原則，到了一八四八年七月革命二三星期以前，就變了各國革命運動的「嚮導」，以『共產黨宣言』的名稱發表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從他們一時滯在的布魯塞爾 (Brussels) 地方，最初移居於巴黎，次則潛入德國，從事革命工作，專注重於實行。到了一八五〇年革命失敗後，乃從事學理的研究。一八六〇年，勞動運動恢復時，恩格斯因身體的關係沒有參加，但馬克斯却集全力去做實際運動。他的運動，就是在一八六四年所創立的不久就變了歐洲資本家全體的大敵的國際勞動者協會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中實行的。

最可笑的，就是那些警察的心理，當時，資本家的民主黨，也是同一心理，都以猜疑的眼光，來監視無產階級的運動；他們把這種國際的團體，看做是：以騷擾和暴動的計劃，為唯一目的的大陰謀團體。實際上，這個團體是公開的追求他們的目的；詳言之，

他們是以資本的掠奪爲目的，即以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侵奪所有階級的一切政治的及經濟的權力手段爲目的；聯合無產階級全體的力量，從事共同的運動，再進一步，即是想把無產階級全體的力量，統一爲一種脫離資本家的政策和資本家的思想的獨立運動。其中政權的侵奪，是最重要的，且是決定的手段。勞動階級的經濟解放，即是他的最後目的；「在這目的之下，一切的政治運動，都是附屬的單純的補助手段」。

馬克斯把團體組織，看做是擴張無產階級勢力的重要方法。他在國際勞動協會就任的演說中，有下述的一段：

「無產階級，現在有一個成功的要素，即是羣衆。(Masse Numbers) 羣衆所以重要，就是在有組織，有結合，而專向有意

識的目標去活動」。

如果沒有目標，當然沒有組織；只有共通的目標，才能把相異的各個人，統一於共同組織之下。所以目標相同，而後可以結合事物。但目標相異，反可使事物分離。無產階級，以組織為最重要，所以一切問題，都與我們給與無產階級的目標的種類有關係。因為目標有很大的實在的意義。據表面上，現實政策的見解：運動是極重要的，而目標則不關緊要；這是極不實在的見解。如果組織是不關緊要，那末，只有無組織的運動，是極其緊要嗎？

馬克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本已指示無產階級的目標。但，這些目標，常惹起小黨分裂主義，使無產階級自然分裂。他們所以分裂，就是由於這些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問題的解釋，堅持他們的

特殊方法。他們解釋的方法愈多，而無產階級的派別，也因此增多了。馬克斯對於社會問題，並沒有特別解釋方法。他極力反對所謂「積極的」或「列舉無產階級解放的方策！」等一切挑戰的態度。他在國際勞動協會的組織上所主張的，就是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種主張，無論何種無產階級，都可以認為是他們自己一般的共同目標。馬克斯所指示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即為各無產者依着階級的本能所命令的，經濟的，及政治的階級鬥爭。

馬克斯除了宣傳階級鬥爭之外，又在國際勞動協會內宣傳組織的結合形態。這種形態是一種易於陸續集合多數民衆的形態。他又承認了：勞動黨，是以勞動組合為基礎的。他極努力於補充無產者階級鬥爭的精神，及養成這種精神，使他們了解：資產階級的掠奪

，和無產階級的解放的可能條件；其效力，就是等於擴張無產者的聯合組織一樣。

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斯主張須屏除那最有智識的勞動者間的大反抗。因為，他們仍然拘泥於舊式社會主義的思想，藉口無產者聯合，沒有論及工資制度，就連這聯合組織也一并輕視。他們以為：那組合和所謂正當方法，離開太遠。例如，生產組合，他們認為是直接可以廢除工資制度的最善的組織制度。一八六〇年以來，歐洲大陸這種組合組織，非常進步，這都是國際勞動協會，及馬克斯在該會內部活動的影響所致。

據馬克斯的見解：勞動組合的本身，不是目的，完全是反對資本制度，實行階級鬥爭的一種手段。他極力反對勞動組合的指導者

，不顧勞動聯合的目的，而指導勞動聯合的運動。（無論從個人的見解，或單獨的組合主義的見解，他都是反對的。）尤其是反對以自由主義欺騙工人的英國組合指導員。概括的說來，馬克斯對於無產羣衆，常持一種慎重寬厚的態度，而對於立於指導地位的人，則持一種峻嚴深刻的態度。尤其對於理論家是這樣的。

馬克斯無論對於什麼無產者，只要他能够共同實行階級鬥爭，有公明正大的志氣的人，都歡迎他加入無產者的組織裏面。至於參加者是根據什麼見解，或爲什麼學說所誘動，或持一種什麼理由來參加的，都在所不管。又或參加者，是無神論者，或信仰深沉的基督教徒，或普魯東主義者，或布浪葵主義者，或威特靈主義者，或拉薩爾主義者，又或想解釋價值論的人，或把價值論看做障礙物的

人等，都不是他所注意的。

本來勞動者的思想，是否明瞭或混雜，決不是馬克斯所不開心的。他以為：啓發勞動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若因勞動者的思想混雜，就排斥他，或不許他加入組織裏面，這是不對的。他所深信而不疑的，就是階級對立的力量，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些理論，就是只要無產者參加於無產階級鬥爭實際上有有效的組織，那末，無論他是何種無產者，都必定會引導他向正當方面去的。

馬克斯對於無產階級的指導者，及宣傳那妨害無產階級的力量和統一性的思想的人，另有一種不同的態度。他對於這些人物，絕無寬容的地方。縱然他們有善的目的，他也加以苛刻的批評。他們的活動，無論是怎樣的意義，即雖他們活動的結果，大概良好，又

不是空費精神的，他都認爲是一種墜落的行爲。

這麼一來，馬克斯幾乎變「一個衆惡之府。不但那資本家厭惡他，把他看做一個最可怕的敵人。即一切宗教家，發明家，模稜的教育家，及其他類似的社會主義者，也無一不厭惡他的。他們越感覺他批評的惡辣，越發憤慨他的「不寬容」，他的「獨裁主義」，他的「法皇主義」，和他的「異教徒裁判」。

我們（考茨基自稱）馬克斯主義者，現在繼承了他的人生觀和他的地位。這是我們可以自矜的地方。只有那自己覺得思想薄弱的人，畏懼那純粹學問上的深刻的批評。但，我們再沒有看見社會上受惡辣的苛刻的批評，如馬克斯和馬克斯主義者的，因此一直到現在，馬克斯主義者也沒有一個畏懼學問上敵人的冷酷的批評的。這

確是我們可以自慰的。

但是，我們對於馬克斯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間所發生學問上的爭論，及常常喧騰於無產階級間的不平不滿，倒不能『默而息乎』的就此了事。要知道：這種不平不滿的要求，並非憑空而來，是有相當的理由的。這種理由，即是要求統一階級鬥爭，要求一切無產階級的要素，統括於一大結束的羣衆之下，簡單說來：即是對於無產階級的勢力分裂的懸念，因為這種分裂是使無產階級勢力薄弱的。

一般勞動者也很知道：因他們的統一，能够獲得了多少的勢力。團體的統一，在他們的心目中，不但是理論上很明晰，而實際上他們也非常重視的；所以他們決不願聞：使他們有分裂危險的理論。

上的爭論。這是當然的事實。因為闡明理論的努力，如果不能增加無產者階級鬥爭的勢力，而反削減時，結果，就是對於他們的目的，發生一種反對的作用了。

如果馬克斯主義者，因理論上的差異，釀成無產者鬥爭組織的分裂，那麼必定是他的行動，沒有依照馬克斯主義的意義。即他的行動，沒有依照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從馬克斯的階級理論說起來，只要對於實際運動進一步，可說是勝過那掛照牌的弄筆舌的十倍。

馬克斯主義者，在無產階級組合組織內部，應該持什麼態度，已敘述於馬克斯和恩格斯所發表的共產主義宣言的「無產者和共產主義者」一節中。此處所謂共產主義者，和今日所謂馬克斯主義者

相同。現將那一節的大概，略述如下：

「要之，共產主義者對於無產者，究竟有怎樣的關係呢？」

「共產主義者，決不是和其他勞動黨相異的特殊政黨。

「共產主義者的利害關係，決不是和全體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相異的。

「共產主義者對於無產階級運動形態，並沒有樹立什麼特別原則。

「共產主義者，一方，在無產階級的種種國民的鬥爭上，採用和國民性不同的，及無產階級全體的共通利害關係，並且確保牠；他方，在無產者和資本家鬥爭的種種發展階段上，因

代表全體運動的利害關係，故與其餘的無產階級政黨，大有區別。

「所以，共產主義者，在各國的勞動黨中，實際上，常為一種最有決心的發展中堅份子。理論上，關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方法，及一般的趨向見解，也是比其餘的無產羣衆高明得多。

「共產主義者最初的目的，和別的無產階級政黨一樣，趨重養成無產者階級的教育。

「共產主義者理論上所注重的，決不是要根據什麼世界改良家所發明的各種觀念或原則。他們所注重的，是現今階級鬥爭所表現的事實關係，即實行於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一般表

象』。

這個宣言書發表後已六十年，這六十年間時局當然有相當的變化，早已不能依照原有的文字，適用於社會了。但是，一八四八年當時，並沒有一個綜括社會主義綱領的龐大的統一勞動黨。而和馬克斯主義相並立的社會主義理論，倒有很多，這些理論，比馬克斯的理論還要普及廣大。

現今羣衆政黨所統率的無產階級間，只有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就是他們唯一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但，勞動黨員並非全部都是馬克斯主義者，至於澈底的馬克斯主義者，那就更少了。而那不承認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的人，一般都是沒有什麼理論的人。他們或否認一切理論，和一切綱領有必然性，或如我們所熟知的；把從來沒有消

滅的馬克斯以前的思想一部，和現在馬克斯主義思想的牙慧相混雜，釀成一種八方美人式的社會主義。這種主義，有許多運用之便，就是對於不合時宜的部分，可以一切廢除他，對於能够利用的部分，可以一切援引他，比那始終一貫的馬克斯主義便利得多。但是，一到理論上重要的地方，那就完全無效了。即這種主義，利用於普通煽動的平凡目的，還可勉強應付，若碰着那現實的，新興的，沒有豫期的現象發生，而要整理結束的時候，真是沒有有效的。即像這種模稜兩可的主義，決不能建築耐風耐雨的強固基礎。因此，一遇着暴風驟雨，誰也沒有這種抵拄的準備。不但如是，這種主義的本身，尙且是取決於那所有者個人的目前欲望，何況要創設指導他人的規定呢！

馬克斯主義，在今日本不必和別的社會主義思想相對抗，而極力貫注於無產階級間。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也不必另立一種一定的理論對抗馬克斯主義，只要以對於一般理論，或一貫理論的必然性的疑惑，來對抗牠罷了。例如，他們總是把那些「獨斷主義」(Dogmatismus)或「正統主義」(Orthodor)來對抗牠，而不是在無產階級運動中對抗馬克斯主義的整個新學說。

原來這種事實，從現在的馬克斯主義者看來，就是因為勞動運動內部，要避免樹立和其他無產階級相異的馬克斯派的一切計劃。馬克斯和我們的使命，都是要把無產階級全體，統一於一個鬥爭的組織內。而且這個組織內部，是要常留着那「關於無產者運動的條件，方法，及一般趨向見解，也比其餘的無產羣衆高明得多」的「

實際上常爲一種最有決心的、發展中堅份子。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所以如是，不外要根據實際的力量，和學理的認識，以一定的手段方法，努力實行那能够實行的最高限度。所以只有以馬克斯主義爲基礎。我們的事業，才有可能的優越性，我們在無產階級全體所組織的階級政黨中，才能够占特殊的地位。此外，那意識的馬克斯主義，還沒有完全浸潤於無產者的腦海裏，但從事實上推論，還是不斷的向馬克斯主義這條道路上走去。

無論什麼馬克斯主義者，及馬克斯主義團體，決沒有從純粹學理上的差異，惹起分裂的。所以每次發生分裂的情事，都是由於實際的問題，決不是由理論上發生的。即分裂的原因，多半是因實際上的策略，或組織方法的差異而發生的。所謂理論，不過是賠償當

時一切罪過的犧牲者。例如二三年來，法國社會主義者一部分，所稱爲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壓迫的挑戰，仔細看來，不過是二三新聞記者，或議會主義者等，對於表面上輕視他們的無產者訓練的抗爭。他們主張訓練多數民衆，但不希望訓練和他們一樣的高尙人物，反之，法國的無產者訓練的辯護論者，本來就是馬克斯主義者了，這個地方，無非是表示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意思。

馬克斯本人，不但是在學理上指示了無產者迅速達到他們的最高目標的途徑，實際上，他自己即是這種途徑的先驅者。他在國際勞動協會內的活動，就可爲我們實際活動的模範。他不但是一個思想家，可以做我們的紀念，即做爲模範人物，我們也非紀念他不可。進一步說，我們與其尊敬他的偉大，不若研究他的性行思想

。我們從他的理論的分析上，和個人活動的歷史上，享受了很多的利益。他不但在根據單獨的知識和優越的悟性的活動上可以為我們的模範，並且在根據他的勇氣和不屈的精神的活動上也可以為我們的模範。而且，他的不屈的精神，還有至誠和犧牲心和沈着相伴的。

要知道馬克斯膽量的大小的人，請讀一八四九年二月九日哥隆 (Köln) 地方因那武裝騷擾的煽動宣言一案。對他所執行的訴訟經過，就可以明白，這時候他居然敢解說新革命的必然性。他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團 (Paris Kommune) 沒落後，他自己雖窮乏到萬分，尚且對他的同志與以溫厚的援助。這種事實，很可以證明他的至誠和犧牲心。他的一生，是不斷的企圖。假使

他的努力和自信，沒有出類拔萃之志，無論怎樣，決不能堅持戰勝到底。

他自從在『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 1842）活動以來，東奔西竄的甲國入，乙國出；到一八四八年，才有必勝的向前發端之機會。其後，因革命的失敗，他無論政治方面，或個人方面，又再陷於窮境了。他所亡命的地方，在資本家的民主黨方面，固然受排斥，而在共產主義者本身的一部分，也要以刀鎗相對付，此外，許多心腹的同志，數年之間，幾乎全數幽囚於普魯士（*Preussen*）政府的牢獄裏；這種惡劣環境，更使他灰心失望。其後，漸有國際勞動協會的設立，認為前途有一線光明，然不過數年，因巴黎共產團（*Parise Kommune*）的沒落，前途又暗黑起來了。接着，國際勞動協會

，也發生內訌，隨即解散了。但是國際勞動協會，也盡過了他的最重要的使命；各國無產階級的運動，各自獨立的力量漸次高漲起來，就是這個理由。這種運動愈發達，國際勞動協會更不得不允許各國國民的勞動組織，有伸縮自由的組織形態。這種組織正需要告急時，一方，那要和自由黨採一致行動的英國職工組合指導者，因階級鬥爭的趨勢，感覺了壓迫，他方，在歐洲西南各國，巴苦寧(Bakunin)派無政府主義者，就反對勞動者參加政治運動。總之，勞動組織的聯盟主義，(Federalismus)越發重要時，國際勞動協會的中央執行委員，越發有極端實行中央集權的必要。遇着這種矛盾發生，那馬克斯撐舵的巨舟，也不得不遭沈沒的運命了。

這種事實，雖給了馬克斯以致命的打擊。但其後，德國社會民

主黨，又有光榮的銳進，俄國也有革命運動的勃興。不料復有社會主義取締法，阻礙那光榮的銳進，而俄國的恐怖政治，到了一八八一年，已達極點。所以馬克斯的政治運命，從此以後就急轉直下的日趨頹廢了。

這樣看來，馬克斯的政治運動，確已全歸失敗，且是連續的失敗。他的學問的活動，和政治運動一比，可說八兩半斤，沒有什麼區別的。他一生的工作，即他所最期望的『資本論』，(Das Kapital) 就是在他同黨之間，一時都無人光顧，也無甚影響，一直到一八八〇年，才有幾個人理解牠。

馬克斯處於這種狂風暴雨之中，於陰霾時代所播的種子，恰好到了要成熟的劈頭，他就溘然長逝了。他是死了。他死於那無產階

級的運動，瀰漫全歐，無論何處，無不充滿了他的精神，無不以他的根本思想為根據，好像無產階級勝利的銳進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這時候，比較從前他獨唱無和，不唯沒有人理解他，且為各方面所憎惡，及要無產階級間了解他的理想，和敵人世界奮鬥的時代，完全是兩樣的。

他處於這種境遇，普通一般的人，無論是誰，都會意氣沮喪，胆戰心寒。但他還是元氣勃勃，豪壯自信，並沒有失掉他絲毫的本來面目。他超越他那時代的潮流，明白的認識了同時代多數人所夢想不到的理想國家。他的人格最優秀的泉源；他的不屈的精神，和自信的泉源；從一切動搖和變化救他的；從今日天堂明日地獄的人生無常的感情救他的；都是他的學問偉大和他的理論的澈底。

我們也必須汲取這種同樣的泉源。果能如此，那當我們和最大困難實行鬥爭時，一定會發生效力，而且能夠發揮我們最大可能的力量。如是我們不但可以發揮我們的力量，並且可以期待早日完成我們的目的。……

恩格斯的評傳

下編 恩格斯的評傳

第一章 緒論

深刻的影響於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人，除馬克斯外，首推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了。如果他是敘述他自己的傳記，那傳記必定就是國際社會主義勞動運動創立以來的歷史。因為，他開始研究學問的時代，就是他對於這種主義的學理和運動有興趣的時代；所以，社會民主主義，也是從此發生的。此後，他的運命，和這種運動的運命，是互相關係，不能分開的。

或許有人說：『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特別的而且最大的功業，

是完成唯物史觀的學說；這唯物史觀的學說，在所謂社會運動的界歷史運動上，豈不是否定：現今世人想給與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以一定的影響，能够歸結於一個人物的身上的嗎？但是，唯物史觀，也不會說這種話。

不庸說，這種學說，主張：社會的發達，必須根據和個人的意識及意欲分離的物質原因為條件的一種必然法，但這種學說並不主張：社會的發展，沒有個人的意識向前，而能够自然發生的。社會，不是和動植物一樣的生物，社會的細胞，是以意識而行動的個人；所以社會上發生一切的變化，都必須依人類的活動而起的。例如資本生產方法，也是根據一定的法則而行動，並非自然而行動的；生產方法中所作用的衝動力，各有各的強度，有時可為發明家發明

新技術的力量，有時可爲工業家應用技術的力量，使商人說虛價，亂投機等，都不外是這種衝動力的作用。

唯物史觀的主張不是說：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行動絕無關係，是說：社會的進步，和各人的意志是獨立的。例如，有一個人，明日就可以發明一架機械，可以使十分之九的坑夫失業，那麼，這個人有影響於社會的運命，固不待言。但，這種影響，和發明家的意志全然獨立也是毫無疑義的。

社會可以作用於社會內部的個人，同時，個人也可以反作用於社會。至於作用的程度和形態如何，則又因各各的情形不同，自然另有差異了。誰人也不能自由決定社會進步的方向。這都是物質的關係，和物質一定的條件相關的，無論何人，也不能左右他。只有

進步的發生狀態和進步的速度在某種程度內，可以因個人的特別的行動而決定的。

人類生來，就各有各的性質，地位的差別。縱同屬一人，他從幼到老，也決不是常在同一性質，地位。不過這種差別，從階級對立的社會形態之下看來，和那從社會地位的差別所發生的差別比一比，就不得不銷聲匿跡了。凡個人在國家或社會內的勢力和影響，越發強大，那麼，因他依他的行為而促進社會的進步，或抑壓社會的進步的力量必同時增加；而社會上因此所受的苦痛和犧牲，也當然自有增減。

一般人民，因門第的關係，或選舉的結果，於一定職務的地位，得到相當的權力手段時，他們利用這種權力手段，對於歷史的進

步，就可以有相當的貢獻。又有人利用他的財富輸將，盡力於社會事業，亦屬有之。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物，以特別的非常的洞察力來觀察社會關係，又或以絕妙的能力，集合支離破碎的勢力，而影響於社會。這種人物，縱然自己沒有握得權力，如果他們想糾正社會進步途徑上的錯誤，而盡力棄却那絕無實現希望的目的，又如果他們助長對於社會進步的促進運動，及而能對於社會進步上，與以健全性，堅忍性，統一性，那末，當然能夠促進社會的進步，輕減社會進步過程中的犧牲。

社會上階級對立擴大的結果，其中，如果有一人的權力，財富，知識等，超越大眾，那麼，這種社會的發展歷史，不啻是一人行動的歷史一樣，——不過這種行動，也是要知道物質的基礎，才

能了解的東西。

但是，階級對立的危險性，決不如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之甚。又多數民衆，服從一人權力之下的事實，也是從來沒有的。因此，個人在社會上居這種重大職務，到我們的時代，可說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例如，一個拿破崙(Napoleon)一個俾斯麥(Bismark)一個達爾文(Darwin)，一個馬克斯(Karl Marx)等，都是爲表示時代特徵的人物。不過有發揚和靜默的區別，恐怕靜默的還較爲深刻些。

然則，個人的性格，特質，要怎樣才能說明呢？我們可以說：這也是和社會的性質或本質同樣，還是一種物質關係的產物。如果社會的本質，是取決於經濟，而經濟的情形如何，又是和技術發達的程度，土地的肥饒，氣候的寒熱，及其他所在地的自然條件，並

時間的空間的相鄰社會的諸關係等等，都有關係，那末，個人本質的決定，第一就是他的肉體的遺傳性質，其次即是他的周圍環境的作用了。而釀成這種環境，一部分是直接，又一部分是依文字的作用，影響于他的人物，和自然的，社會的種種關係。

凡個人所受肉體的及精神的特異性如何，是根據他的父母及他的祖先而定的。但因他的父母及祖先的配偶形式如何，也有種種的不同。其次，即是因他個人直接的或間接的和別人交際的關係，也可以發生種種相異的性質。這兩種要素相結合，就成了他的個性，又是構成人類性格的特色。他方面，他所生存的社會之自然的社會的諸關係，也可以養成和他同一時代，同一國民性格，同一階級的人民等，共通的性格的特色。

大概人類都是平均一樣的生育長養。在羣衆間，考察他們的特別性質時，多半只要從他所生長的國家，和當時自然的社會的諸關係中，即可看出來。如果這個關係，經過數時代，都繼續發生作用，那麼，這種國民必定因此而發生一種特異的國民性，或者不久即變成民族性，也未可知；但這種民族性，直到養成這種民族性的關係消滅後，還是繼續遺傳下去的。但，民族性無論如何的根深蒂固，都不能消滅那和他不兩立的關係，而且這關係，一有變化，這民族性必定同時發生變化。所以社會上各種關係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常常存在的了。

這樣看來，人類的性質，任何特別人物，或他的變化方法如何的和普通不同，總不能脫離他所生存的社會關係。本來，人在社會

上，於一定範圍內，個人的特性，相當的可以影響社會的風化，而社會的環境，尤其可以磨練各個人的性情，這都是自然之理，毋庸贅述的。恩格斯也是一樣，他的性質和成就，我們承認他也是因境遇，尤其少年時代的境遇的影響，所陶冶而成的。

第二章 恩格斯的少年時代

恩格斯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生於巴門(Barmen)地方。他的故鄉萊因地方，無論政治上，產業上，都是德國最進步的。一方，接近英地，他方，比鄰法境，臨據萊因流域，富於煤鐵鑛產。德國大工業發達之早，當以萊因為最，所以，一方，發生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同時又發生有獨特階級意識萌芽的無產階級。萊因地方的小資產階級，本來不多於別處。但這地方，比德國內任何地方，都要富於革命的傳統思想。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一五年的二十年間，此地常在法國革命勢力支配之下，一來因該地被法國所占領，再則因這思想和權利，都是大革命的產物，因此少年時代的恩格斯，可

說是完全被這些勢力所涵淹孕育。

這時候，恰好是德國的哲學隆盛時期。十八世紀社會革命的結果，英國發生產業革命，法國發生政治革命，但，德國因她的特有關係，而發生頭腦的革命，也可說是哲學的革命。因此，德國的物質革命，雖比不上英法兩國，而她的思想革命，總比英法二國物質革命，澈底多了。

這種思想革命所以發揚到極端就是黑智爾(Hegel)哲學。德國許多時髦的先生們，反鄙薄他是一個辯護舊物和頹廢的反動派。黑智爾說：「實在的東西，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東西，都是實在的。」據黑智爾的見解：他們那些只看見那時代的舊式的腐敗政治，及舊式的社會形態的學校先生們，以為這就是合理的東西；並不知道

：舊物的渣滓之外，還有新物的萌芽。

黑智爾的哲學，本質上，豈但不是保守的，實際却是大含有革命的性質的。說他是革命的哲學，並非用警察的眼光，仍是本哲學的觀察。即黑智爾的學說，認為現在的事實，是不斷的變化，對於現存的對立關係，不斷的發生新征服牠的東西。如果以這種哲學為基礎，社會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流動不定的，現在的事物，無論是什麼東西，無論牠們的價值如何，結果，都要全歸消滅的。所以黑智爾的哲學、實際上，還是有革命的作用。

恩格斯和費兒巴黑 (Feuerbach) 馬克斯 (Marx) 拉薩爾 (Lassalle) 海涅 (Heinrich Heine) 等同樣，也是受黑智爾哲學強烈的感化的一人。他不是形勢上，單注重黑智爾辯證法的論理，反把牠做為研究科學

的手段，不從思想上去解釋事實上的現存關係，反從現存關係去證明思想；這是恩格斯的實在的學理的經濟之修養所致的。他起初想受經濟學的大學教育，所以在巴門（Barmen）實科學校畢業後，（他在這個學校所學的物理化學等實物教育，即是以後他研究自然科學的很重要的基礎。）即轉入易北菲爾（Elberfeld）高等中學校。他因為家庭的事情及不喜做官，常有反政府的傾向，所以卒業試驗前一年，就從事於商業實務。但是他並沒有中止他哲學的研究。一八三八年以來，他就在巴門商店裏面做一個學徒，其後，在柏林服了一年徵兵義務，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四年間，就到曼徹斯特他父親也有關係的工廠去做工。

第三章 學問上最初的成績

當時，恩格斯的經濟學的哲學的銳利眼光所注意的，即是資本主義的母國英吉利所實行的資本生產方法。英國的無產階級的狀態，他們的苦痛及他們的歷史的將來，比任何國家都要顯著，他也知道了。他對於無產階級的興味，也漸漸的增加了，因此，他就漸漸的在那空想狀態的社會主義及沒有充分帶着社會主義色彩的勞動運動裏面，開始活動了。他把空想的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兩者，非常的熱心研究，但他不是取旁觀的態度，實是自己做一個奮鬥者，直接參加。他常常投稿於『北星』(Northern Star)進步黨(Chartist)的機關報紙，及奧文(Robert Owen)的『新道德界』(New Moral World)等

一八四四年，恩格斯從英歸國的時候，道經巴黎，順便訪問了馬克斯。他們從前，早已有書信往來；不過以這次訪問，爲兩人親交的嚆矢，而且他們兩人間，因此就發生了很重大的意義。他們的思想一致，極爲緊要，於是，他們兩人協同撰成一書，想宣言和青年黑智爾派人脫離關係。

本來，黑智爾的哲學，和德國一般的哲學相同，都是根據觀念的。據黑智爾的見解：思想並非現實的各種關係的射影，思想本身，是獨立存在的，思想的發展，卽爲事物的發展的基礎。反之，馬克斯與恩格斯則說：「我們只服膺黑智爾的辯證的方法，不能固執他哲學的獨斷的上層建築」。他們不注重觀念學，而注重物質論。

所以他們毅然決然的說：「實在的世界即自然和歷史，是不和觀念論一樣，有什麼妄想的預斷，全是依着事物照映於人類眼睛的原型是怎樣，就應當做怎麼的解釋。我們必須棄却那在本身的現實的聯絡上——不是空想的聯絡上——和事實不一致的觀念的妄想。所謂唯物論，也不外是這樣的意義」。

這個新辯證法的唯物論，最初的表現，就是上述的著書，題爲『神聖家族，又名爲對於寶厄及他的一黨的批評之批評的批評』(Die heilige Familie, 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n, Bauer und Konsorten) 一八四四年，著述於巴黎，一八四五年在法蘭克福(Frankfurt)地方：正式刊行。這本書的大部分，是馬克斯所論述的，其內容，即是他素來所研究的主要方面，即歷史和哲學。對於經濟方面

，論得很少。但那裏面已顯然表示了無產階級的口吻。

他們兩人公表了這著作後，不久，他們的著作品，就漸次帶了經濟學的性質。尤其馬克斯，以後差不多完全埋頭伏案於經濟學的研究。一八四五年，恩格斯也集合他的經濟上研究的結果，撰成一篇，顯爲「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這書在英國，還是很有價值的。

一八四五年以前，恩格斯本有二三篇小經濟論文。其中，有一篇最重要的，題爲「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 Oekon. mil.) 這篇論文，已於一八四四年，登載於馬克斯及露格 (Ruge) 所發行的「德法年誌」。這論文的重要，是把社會主義，建設於經濟學上的最初之企圖。當時，恩格斯對於經濟學，本不甚

精深，所以錯誤的地方不少。但，在這裏面，我們可以認為是他和馬克斯兩人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萌芽。但，這一點，又被對於恩格斯在英國所學得的社會主義形態的共鳴遮蔽了。

但是恩格斯的思想，到了他著的「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這篇論文中，就大變特變了。這時候，恩格斯無論對於急進主義（Charlism）或奧文主義（Owenism 平和的共產主義），都取批評的態度，乃是兩者所融合而成的一個高於兩者的一致體。他說：「勞動運動，要使社會主義，有發展的能力，同時，社會主義，也一定要為勞動運動所固執的目的」。

英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即奧文主義，並不知道要實行什麼勞動運動，罷工，勞動組合，和政治運動。而所謂急進主義，即勞動

運動，也不過在工資制度範圍內，有其活動罷了。因此，什麼團結權之獲得，普通選舉，標準勞動時間，尤其小地主保護問題等，在急進主義的解釋上，都不能做爲改革現代社會制度的手段，不過要使現代的社會制度，最能適合於一般民衆的一種武器罷了。因此，恩格斯特宣言如次：（上述恩氏著書的二八五及二八六頁）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社會主義，決不能爲勞動階級的共有物。或者他會再降低一級，暫時或許還要開倒車向急進主義的方面去。急進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融合，即把法國的共產主義，改變爲英國式的共產主義，確是當今之急務，現已開始實行了。恐怕那融合成功之時，即勞動階級執行英國的支配權之日』。

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統一，是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固不待言。而在恩格斯所著『勞動階級的狀態』一書中，才明確的表示了他的必然性。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本書，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起源。但這本書的大意，和二年後他與馬克斯兩人共著的『共產黨宣言』所根據的理由，沒有什麼差異的地方。恩格斯自己或許不大明白，也未可知。即『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內所說的話，完全是根據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不過『共產黨宣言』內所說的，把那階級對立和階級鬪爭的歷史的任務，說得還要激烈些罷了。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在他所著『勞動階級的狀態』第九版（一八九二年）序文上，業已敘述過了，他說：（該序文的第十三頁）

「因此，共產主義不單只是勞動黨的信條，實是注重在以

解放全社會（資本家也包括在內）爲目的的一個理論。尤其在
他的結論方面。抽象的說來，這種理論，是很正當的；具體的
看來，是無用的，有時反是有害的。因爲所有（資產）階級不
感覺他自己有解放的必要，反拚命的妨害勞動階級的解放，遂
使勞動階級，不得不自己實行領導社會革命，而釀成共產主義
自然的成功。」

上述『勞動階級的狀態』一書，從勞動運動及空想主義的立脚
點看來，可說是「科學社會主義」最初的著作；而說明英國勞動階
級狀態的方法，也是一樣的。即這種說明方法，不是和許多慈善家
的紀錄一樣，只採錄勞動階級的苦痛，牠是說明那種決定勞動階級
的地位的，資本生產方法的一般歷史傾向的。

馬克斯於『資本論』上，敘述這書如次：（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第二二四頁）

「恩格斯很澈底的了解了資本生產方法的精神，這是一八四五年以後他所發表的各工場及鑛山監督官的諸報告上所表示的。又他很詳細的把他們的狀態描寫出來了，只要把十八至二十年以後他所發表公布的少年勞動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和他的著作，稍為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

恩格斯觀察貧困時，不像當時社會主義者所觀察的一樣。他以為：貧困裏面，在牠的母胎內，已萌芽着一種較高的社會形態。當時一般人民，並不知道勞動階級的痛苦，縱然略知一二，也不過發為嗟歎，並不把這種勞動階級痛苦的事實 做整個的歷史發展的研

究；恩格斯以二十四歲的青年，竟能把這種事實，撰成一書。這種功業的偉大，實是生於近世社會主義思想的霧圍氣中的我們所夢想不到的。

那些出言不遜，又想稱雄，而毫無辦法的社會政策的評論家，及講師等，不大誦讀社會主義諸先輩的名著，只研究憑警察報告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們在『勞動階級的狀態』一書內所發見的：除了將來英國不久就會發生革命的豫言外，對於他們目的有效的事業，並沒有發現一點。而且他們高唱那豫言的不中，更狂喜不自禁。他們忘記了：一八四四年以來，英國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大革命；這種大革命，第一始因於一八四六年穀物保護關稅的廢止，其次始因一八四七年對於婦人及少年的十時間勞動標準日的獲得，他們也忘

記了；爾來，英國政府對於勞動階級，事事退讓，到現在，進步黨的目的，可謂事實上已完全達到，即政治上的權利，已充分獲得了的事實，他們也忘記了。至於恩格斯的豫言並不完全與事實符合，那是因爲有一種何人都不能豫想的事件發生。例如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六月暴動，及同年美國加州(California)金鑛的發見，都是豫想不到的事件。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因爲有後者的事實，把英國許多不平份子，誘引到海外去而減殺了勞動運動的勢力。要之，「英國不久將發生革命」的豫言，沒有完全與事實符合，決不足奇，而這本書中的許多豫言，到中了許多，反是不可思議的了。

恩格斯的『勞動階級的狀態』一書的他一方面，雖不引起多數評論家的注意，但在德國經濟學上，又有了很重要的意義。馬克斯

在「資本論」上說得好：「德國的經濟學，當初，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貢獻」。其中最堪注意的，即是薩克斯（Sax）吞，斯奈巴，愛爾特，布拉夫·進格，黑爾克納等諸氏所提出的勞動狀態的報告書。但這些報告書，既是銜學的，把那沒有關係的事實，蒐集了的東西，那麼如果牠們是有實際上的意義或是描寫某種典型或歷史的重要的事實，則這些報告書都是以馬克斯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勞動階級的狀態」兩書為基礎的。不過像薩克斯把他所根據的書名大膽的，正直的，明言出來的人，確是少得很。

現代德國的經濟「學」是一種什麼狀態呢？要之，不外誹謗，或竊取，或反對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數派。並且竊取愈甚的人，他誹謗他們兩人也更甚。我們敘述恩格斯的「勞動階級的狀態」一

書，過於詳盡，因為，這本書，確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最初著作品。以後對於恩格斯的諸著作，不想這樣的詳細說明牠。因為，以後的著作品，和這本的立場是一樣的。其他的著作都採用了這種「狀態」，到一八四八年，於「共產黨宣言」中，才把牠系統的完全敘述出來了。

恩格斯從曼徹斯特回來後在巴門地方，才完成『勞動階級的狀態』這本書。他一面懷抱着這種思想，一面又覺得：他在這種迷信太深極端保守的家庭內，或這種宗教勢力根深蒂固的巴門市中，無論如何，都是不能久留的。因此，他就把做商人的志向丟開，跑到布魯塞爾地方去。一八四五年一月，恰好法國依普魯士的請求，把馬克斯也放逐到布魯塞爾。從此，兩人會合後，非常的發憤研究。

他們的事業，才逐漸的有了理論的基礎。即，一方從新建立科學的學說，他方扶助目前正在發展的無產階級的運動，要使他們達到有一定的自覺。如是，所謂馬克斯和恩格斯優異特長的理論行動和實際行動的統一，就得到一定的確實目標了。只有這個目標，才是他們終生所努力的。爾來，他們正是竭全力，集中于這種目標的計劃。

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最初學問上的問題，和當時德國的哲學，即青年黑智爾學派，斷絕了關係。他們曾經共同批評過新黑智爾學派的哲學，（例如斯替爾奈（Stirner）費兒巴黑，寶厄等）但沒有公刊發表。恩格斯關於此點，有下述的一段議論：

『我們把研究這種新科學的結果，集成一冊龐大的書，不是

瑣屑屑屑爲「學者的世界」而敘述的。其實，我們的理想，完全和上述正相反對。我們當時，業已相當的參加了政治運動，尤其德國西部的知識階級，附和我們的更多，又和那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也有充分的熱情的接洽。我們不但感覺我們有把我們的見解，建立於學問上的義務，我們更覺得：歐洲，尤其德國的無產階級，應該使他們有和我們同調的必要。所以，我們只要明白了我們應該進行的途徑，我們就該立刻實行起來。我們從前在布魯塞爾，已創設了一個勞動組合，又在「德意志布魯塞爾新聞」上，也有所宣傳。此外，我們又和布魯塞爾的民主主義者，（其時，馬克斯是民主主義協會的會長）。及發行「改革」新聞的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等，聯結一種特別關係。

我又是「改革」新聞的，關於英國和德國的社會運動的通信員。總而言之，我們和急進的政治團體和言論機關的關係，完全是一種理想的」。

其後，有一樁最重要的事情，即馬克斯和恩格斯都參加了國際的『善人同盟』（Bund der Gerechten），這就是以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Kommunistenbund），發生關係，他們把這種同盟做爲國際勞動協會的前身。這種同盟，因當時政治上的關係，就是那公開的勞動組合，例如，『倫敦共產主義勞動教育協會』內部的祕密結社。又在法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影響之下，滯留於巴黎的德國革命家等（多半是勞動者）也有結合的團體，半爲宣傳的，半爲陰謀的。這些團體設立後，發展很快，不久，英國瑞士等，都設有支部。一八

三九年以來，以倫敦爲這同盟的中心，於是，比利時和德國也設立支部。卽，滯留巴黎的德國移民的一團體，不久就變了國際共產主義的同盟。

這種團體，漸漸的膨大後，那態度更爲明瞭。當初，法國式的勞動者共產主義的重要人物，到這時候，也漸漸的被人厭惡，而那威特靈流的教派共產主義，也漸漸的失却勢力了。乘時興起，代替這種勢力的，就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他們對於民主主義運動的影響，漸次大起來了。而且他們，四圍的人們也已漸漸了解他們的新地位了。

一八四七年春間，馬克斯滯居布魯塞爾；當時，恩格斯因要事，由布魯塞爾到巴黎，有一個鐘表工人名穆爾（Moll）的來會他。他

是這個同盟中有力的會員，又是恩格斯一八四三年在倫敦認識的人。穆爾代表他們會員全體，要求他們兩人參加這個同盟。又約束說：若如此，這團體必定改變從來陰謀的性質，而採取新理論的根基。於是，他們兩人就答應了。到了一八四七年夏，就在倫敦開第一次同盟總會，在這會中，恩格斯是代表巴黎會員出席的。這同盟，在這次的總會，不但名稱嶄新：——「共產黨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即其組織，也是很新的。即是從一陰謀團體，變為一個公開的團體了。

第二次同盟總會，是從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底始，一直開會到十二月初間。這次會議，恩格斯和馬克斯都出席了。第一回總會所議決已經着手轉換方向的事業，就在這次會議完成了，而一切的矛盾

和疑問，也都已完全冰釋，遂滿場一致的，決定採用新綱領，並推定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起草同盟的宣言。

於是一八四八年初，居然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不料這宣言墨汁未乾，而宣言中所豫想的或勞動者所期待的革命，果然勃發了，那末，現在已不是徒事理論的研究，或宣傳的時期，應該是鬥爭的實行時期了。

第四章 革命時期的恩格斯

馬克斯和恩格斯一生的新時期已經到來了。他們馬上就赴巴黎，轉入德國，接辦哥隆 (Köln) 地方的日刊『新萊因報』。

這時代，恩格斯的歷史，即是他這新聞的歷史了。我們如果要敘述『新萊因報』的歷史，就不可不把一八四八年及他的餘波的歷史，敘述一番。不用說，這種冗長的敘述，不是我們在這裏做得到的。我們現在，只把從前所述過的，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特別性格，即他們兩人的理論和實際的行動一致，及學者和政治家，鬥士和批評家等的人格之混合體，這時候，已極明白的表現出來了的事實，敘述一下就得了。因為，一在革命的鬥爭上，再沒有比他們擔任更

重要職務的人，再沒有比他們還要精細不錯誤一點的人。

但是，革命運動也沒有比一八四八年的運動更空想的運動。尤其在那時候，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成熟的德國，是這樣的。但是，德意志奧地利，也還是脫不了這種狀態。即，當時，什麼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哪，小資產階級哪，勞動階級哪，都以為：只要打倒現在的反動政府，即刻就有地上的天國發生；並不知道：推倒現在的政府，只是革命鬥爭的序幕，決不是革命鬥爭的終結；又沒有想到：從這種革命鬥爭所獲得的資本階級的自由，不過是供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必然發生的階級鬥爭的道具；又沒有想到：這種自由，並非保障社會的和平，反足引起社會的鬥爭。

有人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失敗了』。但，因革命而致

實際破產的原因，也不過是從來空想的謬見所誤。即如或隱瞞相反的階級對立，或故意騙人說：勞動者、工廠主，都是兄弟一樣，都是追求共通利益和共通目的的等謬見，俱已狗彘不食了。原來，這種共同一致，也是因為反對目前的專制制度而計劃的。革命後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固已顯然昭著，同時政治上小資產階級的無力量，也已大白於天下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原動力，實在是發生於這些小資產階級。所以，這次革命的失敗，即是小資產階級的失敗。而一八四八年又是他們政治破產之年。雖然各處都有無產階級幫助小資產階級，而到處的無產階級，都為小資產階級所欺騙了。那時候，勞動階級過於幼稚，經驗淺薄，而且各處分散，勢力不能集中，不能以自

已的力量來實行政治，所以每次運動，終是歸於失敗的。

資本階級並沒有因革命就意氣沮喪。反動派，實行了他們的種種的目的。無產階級，（歐洲大陸的）因這次的革命，就知道了誰是他們的敵人，誰是他們的友軍，因此，又明白了他們是和資產階級對立，及小資產階級的無能。他們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才有自覺能力，才有階級意識。尤其德國的無產階級，他們有自覺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始於二月革命。

小資產階級，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都是全然失敗的唯一階級。因這次革命的失敗，他們的根本，也同時全歸破壞了。

以上所說的事實，在隔了二世代的今日來觀察，當然比較容易明白；而在一八四八年當時，只有「新萊因報」，及這報館內的新

聞記者，才知道這般消息。所以當時，他們不但沒有向羣衆吐露增長這種幻想的空語，還屢屢加以正確的批評，消滅這種幻想。尤其對於法蘭克福（Frankfurt）憲法會議中小資產階級的雄辯家等，和對於反動派及反動派的走狗李喜諾勿斯基等，同樣，加以種種的叱咤嘲笑。他們的目的，並非要假借這種批評，來沮喪這些人的意氣，却是要乘着敵人沒有崛起以前，要破壞一切的舊有制度，不得不促進他們的行動，使他們採取迅雷風烈的手段。就此一點看來，「新萊因報」的勇敢有爲，真是無與倫比了。

然而，大勢已去，即「新萊因報」也是不能維持的。勝利歸了反動派。一八四九年五月，在萊因地方一帶比利時馬克（Belgium Mark）的工業要地，即易北菲爾（Elberfeld）杜塞爾多夫（Duesseldorf）

索林根 (Solingen) 等地方，本已起了反抗反動政府的革命軍。當時，恩格斯得了這個消息，從哥隆 (Köln) 地方趕到易北菲爾時，也不過僅知道這種革命軍，業已解散罷了。至於勞動者到處都被資產階級摧殘殆盡，早已不成問題了。

這樣，「新萊因報」的運命也不難推測了。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竟以命令禁止發行。同時，並驅逐馬克斯出境。恩格斯也從易北菲爾歸來，即隱藏於哥隆；後以參加萊因地方騷動的理由，被人控告，也只得遠離此地。馬克斯受了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委任，跑到巴黎，他在巴黎想着了別種有重要意義的新策略。恩格斯這時候，又到和巴登 (Baden) 地方同時因擁護憲法而起暴動的普法爾次 (Pfalz) 地方去參加義勇軍，充當威里西司令官的副官，三次出入

戰場，復參加木耳格的決戰。這次的決戰，民軍方面，只一萬三千人，並且指揮不統一，訓練不週到，還要對抗普魯士及德意志帝國六萬軍隊，結果，雖屬民軍失敗，也是因為他們的軍隊，侵害了符騰堡（Württemberg）的中立，而且直衝了民軍之背。這樣，巴登和普法爾次暴動的命運就決定了，但這種結果，差不多早已預料的。因為這種運動的原動力，無非是南德意志民主主義的表現，當時參加暴動的人，多半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政黨，並且在這次的暴動中，又現出了小資產階級根性的褊小鄙吝；假使最初沒有些許無產階級份子，參加其間，或不是普魯士軍指揮之失當，必定還要早些結束的。

恩格斯關於普法爾次和巴登的暴動，特敘途如次：

「帝國憲法戰爭，從政治上看來，最初，本不成問題。即從軍事上觀察，也是同樣。他的成功的唯一希望，全是受國外的影響，即他的成功，全靠一八四八年六月十三日在巴黎的共和主義者，是否能夠得勝利而決定的。——但六月十三日共和主義者果然失敗了。此後的戰爭，除少數的流血戲劇外，再沒有別的什麼動靜。愚鈍和倒戈，完全把這次戰爭消滅了。除極端的少數例外，一般指揮官，俱是倒戈的，不然，即是懦弱，或無智，或不適當的獵官者流。所謂少數的例外者，即如布稜他諾（Brentano）及其他被政府所放逐了一樣，到處都受人輕視。將官既然如此，兵卒也是這樣敷衍。巴登人，本有最適于軍人的素質，而在這次暴動中，這些性質老早就銷磨殆盡，或沒有

受人推崇，因此，就演出上述的慘狀來了。這樣，全體『革命』，就變爲一場喜劇的結局。但，他們以六倍的軍力，只有我們六分之一的勇氣，這是使我們稍堪自慰的。

但，這齣喜劇到了閉幕時，就變爲悲劇了。這是反革命軍只想屠殺的緣故。進軍的時候，或在戰場上，戰士們或者有多少恐怖，也未可知，但他們俱是在拉斯塔忒 (Rastatt) 刑場，慷慨就戮的。沒有一人，有一點戀念意；也沒一個有一點畏懼心。德國國民是決不能忘記拉斯塔忒的鎗口和穹窿。並且不能忘記頒發這種不名譽的命令的偉人。同時更不能忘記釀成這種事態的卑怯的倒戈者如卡爾斯魯厄 (Karlsruhe) 和法蘭克福的布稜他諾之徒』(馬克斯編「新萊因報」政治經濟評論，一八〇五

年第三冊八〇頁）

恩格斯於戰敗之後，亡命到瑞士，這時候正是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一日。他逗留瑞士，不過數月，其間，馬克斯業已移居於英倫。當初，馬克斯到巴黎舉事，本是應革命的民主主義中央委員的請求，我們會說過的，這次的成敗，不但法國民主主義者，即許多德意志民主主義者，俱是引領而望的。但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十三日的舉事，照上所述，恩格斯雖已響應援助，也是失敗終局。此時，馬克斯當然不能維持他的地位，久居巴黎。所以他不能離開布勒塔涅（Bretagne）就要離開法國，二者必擇其一，結果竟到倫敦去了。

恩格斯滯留瑞士，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事，所以也打算到英國去。但，要從法國經過，又怕危險，因為法國政府，往往把去倫敦

的德國亡命客，不問理由，從阿伯爾押送到美國；所以，恩格斯就改道從熱那亞 (Genoa) 出發，搭乘帆船，經過直布羅陀 (Gibraltar) 到倫敦去了。

一八四九年秋，屬於共產主義同盟的同志們，和一八四八年失敗了的德意志「偉人」們，集合於倫敦。他們又組織了一個新結社，想再行宣傳主義。他們以為：革命的進行，還沒有終熄，因此幾時再捲土重來，也未可知。但，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對於革命事業，却和其他多數民主主義的移住者的思想，全然不同！民主主義的移住者以為：解決目前失敗了的問題，和解決茶飯問題一樣，毫不費力的；而且他們遠離鄉境，越不和實際的情形接觸，更覺得他們的幻想，很有希望，所以，他們的言語動靜，難免有些奇矯的毛

病。反之，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的態度，極其倔強鎮靜。首先固結共產主義者的團體，而後以批評的態度，發表自己的著作，務期影響於德意志。更利用其餘，潛心研究他們的學問。

這時候，他們批評的理論工作，已載在一八五〇年漢堡(Hamburg)地方發行的雜誌上。這雜誌的名義，是襲用在哥隆地方禁止發行的『新萊因報』。馬克斯在這雜誌上，已把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法國運動歷史，記述出來了。他以後所出的『霧月十八日』(Der 18. Brumaire)一書，也是以此為標準的。恩格斯也於這時候，刊行一冊關於德意志憲法戰爭的論著。那裏面有一節，我已於前段引用過了。此外，許多投稿中，必須揭載在這裏面的，就是『英吉利的十時間制度法』，(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原來，

這本書，在今日已失了他的根本意義，除掉歷史上有相當價值外，再沒有別的意義了。我們如果把他遍讀一次，近代產業革命的意義，當可了然。但恩格斯諸論文中，最重要的即是關於『德意志的農民戰爭』(Der deutsche Bauernkrieg)一文。這篇論文，到了以後社會運動發達的時候，(即一八六〇年代)又重刻印刷了。這也可說是從唯物史觀的見地，說明資本主義以前事情的歷史的嚆矢。

一方，他們不棲息於他們自己所描寫的夢想的世界，而不斷的注意觀察事實關係的發展，即革命的事業，表示一時終熄，暫無再起的希望。認識這種事情，決不是愉快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不但敢於承認了這種事情，並且公然的表示打破一切的幻想，而避免養成這種幻想的傾向。

他們批評一八五〇年五月到十月所發生的事件，說：同年十一月一日，無論工商業，一般的都呈很好的現象。其中有一段，錄在下面：

『市面的景象，這樣暢旺，所以資本階級社會上資本家的種種關係，在可能範圍內，資本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是絕對的增大了。這時候，所謂真正的革命，自然無從發生。即，真正革命，不是近世的生產力和資本家的生產形態兩個要素，互相衝突時，決不至於發生的。現在歐洲大陸既成政黨各派的代表，互相排擠，或互相妥協，那末新革命也當然無從發生。反之，那資本家的種種關係的基礎，十分鞏固，且為反動派所不知的，澈底的維持資本家這種基礎，倒是發生新革命的原因。大

概，維持資本家發展的一切反動的計劃，一切道德的頹廢，及民主主義者強硬的宣言，俱是這種基礎的反映」（第五卷第六冊一五三頁）

到了今日，我們才知道：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思想，的確是正當。然承認這種慘澹的真理，又決非尋常人所能做到的。當時滯留英國的亡命客，有許多人以為：只要革命有相當善良意思，此外任何事體，都在所不計；他們又以為：革命這種事業，只要有真正決心，任何時節，都能够成功；他們俱是對於歐洲反動政治，極力反對的急進的資產階級；他們的主張既然如此，那末，他們就不得不把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做敵人看待了。從此以後，『新萊因報』的讀者，日益減少，最後，遂致倒閉。又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發

生內訌，在德國國內活動的多數同志，因斯替巴的陰謀，就一同陷于長期的牢獄裏去，因此，革命再舉的希望，和社會主義的宣傳，暫時不得不影滅跡絕了。

第五章 恩格斯中年的理論工作

一八五〇年以後，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動，暫時告終了。他們在德國一切文墨的活動途徑，也已完全斷絕了。即他們遭了民主主義者和政府的二重壓迫。沒有一個出版者要他們的著作，也沒有一個報館收他們的投稿。因此，馬克斯只得暫入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再把他的經濟及歷史的研究，從新整理起來，而創造他的大著『資本論』的基礎。他一方又投稿在『紐約報』（New York Tribune），爾來二十年間都是這個新聞的歐洲方面記事的記者。恩格斯於一八五〇年，從曼徹斯特歸來後，復在他父親有股份的紡績公司內，充當管賬員。一八六四年，又升為該公司的職員，一八

六九年，就完全脫離了這種業務上的關係。恩格斯的姓名因那一「恩格斯」商會(E. Engels)中一種縫衣線名爲「Elmen Engels」，因此一部分勞動者的妻子，都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們還不知道他爲勞動階級盡力的功勞。

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雖屬至交，接近時間極少；相交二十年，多半是彼此離居而生活。但他們精神上的來往，並沒有絲毫間斷。凡關於政治，經濟，學問上新發生事件的意見，差不多每日都有書信，交換往來。

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期間，於執務餘閒，還是繼續研究學問。他尤其喜歡研究戰史和兵學，自從一八四九年的戰役後，更覺得有研究的必要。他在砲兵隊裏服過了一年的職務，所以有點軍事實際的

基礎。此外，他又學習比較言語學，及自然科學，而於言語學，嗜好尤甚。一八四九年，意大利戰爭當時，他曾匿名著一軍事上的小冊子，標題爲『波及萊茵』(Po und Rhein) 一方反對：『防備萊茵須在波』的奧地利方面的理論，他方，反對：他們不知拿破崙是他們共同的敵人，而徒然欣喜奧地利潰滅的『小德意志主義』的普魯士自由主義者。接着，戰後，他又刊著一小冊子，和前冊內容同樣，標題爲：『薩伏衣，尼徹及萊茵』(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到了
一八六五年，普魯士的陸軍問題發生時，他又著一書叫做：『普魯士的陸軍問題和德意志的無產政黨』，(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詰責自由主義者及進步主義者的矛盾，
和不澈底，並聲明：軍事問題，和其他重要問題相等，要圖澈底的

解決，非靠勞動黨的努力不可。一八七〇年，德法戰爭當時，他在倫敦的『拍爾，墨爾，雜誌』上，屢作軍事上的批評。他在八月二十五日，就已豫言，色當(Sedan)戰爭，（實在是九月二日起的）和法軍之敗北，那豫言居然靈驗了。

這時候，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的研究，都各有各的範圍了。一八七〇年，恩格斯移居倫敦後，他們兩人的分業，越發分明，因此，他們的事業，也很有進步。一方，馬克斯的任務是把他們兩人所發見的理論，系統的編成了一書，公諸學界；他方，恩格斯就預備應付反對論者的批評，代表他們的理論而和排詆者開始論戰，遇着時事問題，他就根據這種理論，切實研究，專以說明無產階級的地位為任務。不用說，他們兩人的分業範圍，並非絕對的。他們常常

一齊研究，或互相交換意見。

然則，恩格斯對於馬克斯的學問上的關係，有什麼感想呢？或怎樣的感想呢？他在他的著作上，表示得很多。例如，他著『雕林氏的科學變革』(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一書，那序文中有下述一段的表示：

「這裏所述物的觀察方法，多半是馬克斯樹立，而加以發揮的，我所說的，只是一極小部分。即，我的說明，不消說，也要得他的同意。我的原稿全部，沒有印刷以前，須和他當面閱讀一次。關於經濟學，如「批評的學史抄」的第十章，就完全是馬克斯自己的手筆。可惜爲表面上便利起見，把他縮短了。我們在特別方面，俱是互相輔助，早已變成習慣的。」

又恩格斯寄他老友的一書中，有下記一節，說明他自己的人格，和他對於馬克斯的關係，極爲透澈。他說：

『我一生在社會上，都是充凡亞林（Violin）的第二個彈手，我以爲：在這方面，已達到了相當的熟練。但是，我最快活的，是有馬克斯這樣最好的第一凡亞林彈手。從此以後，我必須代表這種學說，而做第一彈手，如果不拚命用功，或者爲世人所竊笑，也未可知』。

馬克斯能够傾全力著作他的『資本論』，他方，恩格斯研究的結果，就著了許多小冊子，這樣都是上述的分業所產生的結果。一般人都說：馬克斯的『資本論』難解，所以讀資本論，不如讀關於資本論的著作，即恩格斯的通俗說明『資本論』的小冊子，較爲便

利。許多有思想的無產者，和多數了解社會主義的人，俱是愛讀恩格斯這些著作，並且要理解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思想，也非熟讀這些書不可。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我們多數同志，要知道：社會主義不是心志純不純的問題，要知道他是一種科學，所以要了解這種科學，不是對他表示善意，就算够了，還要用知識來解釋他，他們一經了解這種事實，馬上就抖擻精神去研究『資本論』，但讀到了『價值論』，必定頭暈目眩的，半途而廢。如果他們先把恩格斯的各種小冊子，反覆熟讀，仔細玩味，再進而讀『資本論』，當然不至於有這樣的不良結果。

恩格斯的著作，差不多全部是時事小論文，但，也並非失掉那

必要精意的蜂斃文章。他以那鋒芒銳利的筆法，描寫他所以著這本書的歷史狀態。這一點一直到如今，我們還以為有相當的價值。何況我們今日目前的狀況，有類似當時的情形呢。例如，他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中普魯士的火酒』一論文，（*Die Proussische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e*）即在我們今日，還是和恩格斯以上述標題發表於『*民國*』（*Volksstaat*）上的時候，（一八七六年）一樣的重要。那時候，他說：

「現在德意志帝國，無論到什麼地方，盡是普魯士酒精的勢力。差不多普魯士酒精勢力所及的範圍，比德意志帝國政府的勢力範圍，還要廣大些。所以普魯士酒精所到的地方，莫非是定有欺詐發生嗎？因為有了這種手段，那南歐的葡萄酒，

也能輸出國外。結果，從國內的勞動者手中奪去了葡萄酒。聽說：亞喜列斯的槍，能够治他所與的槍傷，（普魯士火酒，只能够給惡劣的白蘭地與被奪去了葡萄酒的勞動階級），馬鈴薯的火酒之在普魯士，正和鐵或棉花之在英國相同。用一商品可以代表那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釀造業，可說是現代普魯士的物的基礎。將來需要愈增加，這普魯士的釀造業，即刻就可變爲世界火酒的中央工廠，也未可料。但這種事情，在現代社會狀態之下，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一方，表示中等的地主階級的發達長大。他們的子弟，即爲供給軍隊和官僚的泉源，他方，表示日有增加的半農奴小作階級的發達。他們就是補充軍隊『模範兵』的泉源。……要之，普魯士一八一五年，能够

使併吞未久的西易北 (Eifel) 地方歸順；一八四八年，能够鎮壓柏林的革命；一八四九年雖有萊因威斯特發里亞 (Westphalen) 地方的暴動，也能够立於反革命的先鋒；一八六六年，能够和奧地利一戰；及一八七一年，能够使分裂的德意志，立於那思想落後，野蠻固陋，半封建的份子支配之下：這是根據什麼助力呢？我們可以說：都是火酒製造業的助力所致的。』（十頁至十三頁）

『巴苦寧主義者的活動』（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是解釋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的暴動的。

此外，恩格斯的時論，大概是論爭的著作。他的論爭，也不外是把他自己的學說，敘述出來積極的涉及於各方面罷了。所以他的

著作，無論到什麼時候，決沒有思想落後之虞。這些著作，常告缺乏，而要求新版，更可以證明這些書在社會上的需要了。例如，關於『住宅問題』（Wohnungsfrage）一文，本是對於普魯東派的小資產階級慕爾柏爾加（Mühlberger）的辯論。這本小冊子，是一八七二年，登載於『民國』報上的連續論文，其後另自印刷單行本，又從沮利克（Zurich）國民文庫出版。後者的版本，並論及德意志工業的發展，所以這本書的第二版，對於他的第一版所有者，也有充分的價值。

一八七五年，所著的一本小冊子，題爲『俄羅斯的社會事情』（Soziales aus Russland）也是由『國民』報印刷出版的。並且是對於巴苦寧一派的論爭，而批評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和俄羅斯的事情及

制度的關係的一種重要著作。該書中，最饒興味的，就是：他對於原始的協同組合，及俄羅斯的村落共產體的敘述，和這種制度在社會主義上的意義，這一點。

其後，二年，恩格斯就發刊他的『反雕林論』(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其時正是公布社會主義鎮壓法的前一年。這時候，德國社會黨的一部，已處於無方針的妄想地位。甚至有人以爲：難關已過，德意志帝國議會中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決議創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日期，也不久就會到了；又有些性急的人，正在煩悶要怎樣才能簡單的減少苦痛的實現那『社會主義國家』。此時，社會民主主義，若旭日方昇。無產階級趨向於這條道路，固不庸說；即所有著級中許多不平份子，他們爲資產階級

所輕視，因此，想在勞動階級間得信用的自負天才，反種痘論者，自然療法醫者及其他一切評論家，政客，謝富勒(Schiffle)及其一黨，俱是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因此，要把這些人和那對於資產階級有反感的，並且對於勞動階級有趣味而參加我們陣營的人，互相區別，是不容易的。我們一部分同志，尤其缺乏經驗的同志們，都歡迎這些新加入者。因為他們以爲：這些教授博士們，勇躍的改宗於社會民主主義，則將來的勝利，差不多指日可待。

但，這些教授博士們，完全沒有和資產階級斷絕關係的意向。他們想借社會民主主義的助力做一樁事業，但是又要想資本階級認識他們。他們想把社會主義做爲上流的，名士派的，失却無產者彩色的東西。

在勞動階級方面，對於那影響於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階級思想的要素，又有防止的必要。而這些名士派的社會主義者裏面，最有力量，最出風頭的，就是柏林大學的講師雕林氏（Eugen Dühring）。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現在稍有馬克斯恩格斯流的自己批判力，或能够稍爲去却德意志思想家的傳統的缺陷——妄想狂——，他必定可以成就相當的事業。他既然是二個這樣的男子：他以為：他自己的天才，是要使他對於現在所思考的諸關係，不必更作根本的研究。他不是謝富勒一樣的俗物，他是一個很有膽量的人，因此在此柏林這黨的青年裏面，他已是漸漸的有聲望了。他的確是一個不可侮的敵人。所以有些真實的同志，跑來懇請恩格斯反對雕林氏，一方曝露他的哲學的空虛，他方，十分明確的表示社會運動的性

質。這就是恩格斯的『雕林君的科學變革』（Herrn Eugen Dührings Un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書的由來。簡單言之，即『反雕林論』（Anti=Dühring）的成立經過。這本書以後也再版了無數回。該書中一部分，即刪除了論爭的部分，名『從空想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進化』，早已刊行單行本，邇來已再版無數回了。

『反雕林論』的由來，老早已經成了過去的事實。不但是雕林君被社會民主黨排斥，連那學究的，貴族的，社會主義者們，也被社會主義鎮壓法，一掃無餘。這種法律的功績，就是在於指導我們社會主義者的運動，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找求可靠的後援者。世事雖然這樣的變化無端，但這本書的價值，到不會損失毫釐。雕林君的學問，極其淵博，他所說的，包括數學、物理學、哲學、經濟學，

又包括法律學，考古學，及其他學問。但恩格斯也不弱於他，從各種科學方面，去和他駁論；不過方法上有些差異罷了。恩格斯的學問，不但淵博，並且深遠；至於他的深遠程度，在今日的專門家中，都少有見過的。因為現代的學問，也有和現代生產方法同樣的特色；即生產方法，有粗製濫造的傾向，而學問的完成，也有希圖速成的傾向。換句話說：因為近代科學的生產物和近代工業的生產物相同，都是『便宜沒好貨』。然而如果牠是流行品，那麼品質稍為差一點，也有人出高價去買牠的。

『反雕林論』所以能夠完成為一冊書，——牠所以能夠成為從馬克斯，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的立腳點，論述近代知識全範圍內，最重要諸點的一冊書，這都是雕林君的表面上的博學所賜與的。

『反雕林論』，雖次於『資本論』，也是研究近世社會主義所不可少的重要著作。

第六章 國際(International)

我們敘述學問上的事業，過於詳盡，反把恩格斯的實際的政治活動完全忘却了，因此，我們必須回到這方面來觀察一下。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間一敗塗地了的勞動運動，似乎在歐洲大陸，再無復興的希望；但，至六十年代初，又到處勃興起來了。德國不用說，法國，比國，英國，也是一樣；連那保守主義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漸漸地發生了勞動運動。但是各國的勞動運動，多半是沒有組織的盲目行動；要使他們的盲目運動，變為有自覺的運動，這就是一八六四年設立於倫敦的『國際』的使命。國際的目的，是在使各國的勞動階級有組織和宣傳，決不是一般人所說的什

麼陰謀團體。馬克斯就做了這同盟的精神上的指導者，這並非基於他的活動，實是他精神優越的結果。馬克斯既然加入了同盟，那恩格斯當然不能與同盟無關。他中止經營商業，移住於倫敦之後，（一八七〇年）才集全力於同盟事務方面。這時候，正是普法戰爭開幕當時，正是試驗『國際』的實力的時候，那麼，牠當然很需要有力的鬥士來指導牠了。

一八七〇年勃發了一種大革命。但這次的革命，在暴力的一點，決不弱於從前的革命。換句話說：因普法戰爭而致國民身上所犧牲的，幾乎沒有一種革命能够比得上牠。但是革命不單只德法二國，其他諸國也都想利用這個機會，來破棄既存契約，蹂躪傳統的財產權。這種革命並非發難於『不逞』的共產黨徒，實是發難於那些

『秩序和法律』的人。例如微克忒，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占領了羅馬。俄皇宣言：不受那自己署了名的保障黑海中立的本都 (Pontus) 條約的拘束。

在戰勝國和她的同盟國方面，那革命多半是從上面發出，而在戰敗國方面，則是從下面發生的。法國方面，帝王國家，是一掃無餘了；平和條約後，巴黎市民，看見王黨的國民議會有想顛覆共和國的傾向時，就『揭竿而起』來救那被脅迫的自由。因此，一八四八年的舊劇，又重演起來了。這時候，小資產階級把勞動者置於前線使他們衝鋒陷陣；這是因爲小資產階級在戰爭中畏懼勞動黨羽，並且想滅殺他們的勢力的緣故。但是，一八七一年的勞動階級已不是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勞動階級了。他們不但努力增加而

且知識也發達了，因此，巴黎的戰爭，越拖延下去，那戰爭的責任就從小資產階級手中移到勞動階級身上，而後者就變爲革命運動的中心勢力了。巴黎勞動階級中最有覺悟，態度最澈底的，就是『國際』的黨員。他們雖不是『巴黎共產團』的創設者，但戰爭一旦開始後，至少關於經濟問題握着了指揮權。此後巴黎共產團的責任也歸了國際，但他們（國際黨員）不但沒有拒絕，反躬自接受並宣言說：他們和巴黎的叛亂有連帶關係。

這樣一來，形勢就急轉直下了，從前，『國際』就被『穩健份子』視同蛇蝎；到了巴黎共產團沒落後，國際就被全歐大陸看做是危險物。同時，在國際占最大勢力的英國勞動者又從同盟脫退了。那時候，英國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的時期；英國勞動者，政治上，

不過是急進的左派資本階級的附屬品；及看見「國際」參加了巴黎共產團體，暴露牠的真相後，他們就不得不從這種團體，實行脫退了。其間國際的內部也起了內訌。馬克斯和恩格斯以前的社會主義，對於勞動階級階級鬥爭的性質可說是完全沒有理解。階級鬥爭，必定是政治的鬥爭；而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要使勞動階級獲得政權，運用特權而為勞動階級謀利益。當時許多社會主義者，因厭惡從來政黨政派的鬥爭，不想把新社會建設於勞動階級和舊社會鬥爭的裏面，反想把牠建設於舊社會內沒有一切齟齬影響的地方。因此，他們說：不可做政治行動，不可實行階級鬥爭！他們以為：因個個先覺的「依行動的宣傳」就可以使民衆理解社會主義的有效性和必然性。但是，這班穩健的社會主義者，只覺得勞資兩階級

間的自然對立，是人生的不幸；而不能理解：階級對立，是歷史進化的槓杆，所以他們總以為：只要對資本家說明了真正利益的所在，就可以廢除這種對立。而他們所主張的『依行動的宣傳』這種手段，如生產組合的設立，社會主義部落的設立等，也完全是空想的。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大事業，就是想溝通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實際的勞動運動。他們想把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統一起來，以便實現社會革命。因為，兩者的統一，就是實現社會革命的使命和實力的統一，也就是無產階級能夠運用為準備解放自己的力量。他們不注重個人的努力而注重勞動階級全體的努力；不注重人類愛的好意而注重自然的（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勞動階級對抗資本家的壓迫

一定會報復資本家的自然的必然性。他們排斥那極小規模的無統一的方法，宣言說：

「社會的改造非等到各國無產階級有了自覺後，一致協力奮鬥，決不能夠實行。」

又說：

「將來的新生產方法，決非靠着各種自治的生產組合和殖民地及部落等所能做到的；只有根據生產手段的獲得，或今日資本文明諸國所結合的勞動的計畫的組織才能做到的。」

馬克斯和恩格斯，已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明過這種見解。他們這種宣言又變了「國際」的精神。

舊式的，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時代，似乎已成了既往事實一樣。

各國都有勞動黨的組織，而且他們都漸次有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的綱領。一切有知識的勞動者，都棄却了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他們和資本階級間的誤解所致』的妄想，階級鬥爭的現象，如燎原之火，擴大遍全歐羅巴。所謂非政治的平和的社會主義已變成一種空洞的幻想了，勞動階級政治運動的問題，已不是書獃說夢而變為一種死活問題了。

但是，非政治的社會主義，又捲土重來了。但，牠所光顧的地方，都是些特別情形的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勞動階級，正在勃興的地方，即所謂經濟落後的國家，又如巴黎，即小資產階級份子占優勢的地方，又如比利時，即還沒有給政權與勞動階級的國家，又如俄羅斯，即勞動階級的階級鬥爭，完全不成問題的國家

等，都有這種社會主義的出現。但是，這種新的非政治的社會主義也老早就不能用平和手段了。這是勞動階級的階級鬥爭所證明的事實。因此這班社會主義者就不注重依新村和共同組合的「行動宣傳」而注重依叛亂和暴動的「行動宣傳」了。把那舊式的非政治的社會主義，尤其普魯東主義，應用於這種新局面，而創設了近代無政府主義的人，是誰？就是巴苦寧氏。

巴苦寧在「國際」內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所以如果要保全馬克斯和恩格斯以一生努力所達到的事業，不被他破壞，又如果要使成了一大政治勢力的社會主義——這種勢力，使其他既成政黨，感覺恐怖，——不分裂為祕密的，無聯絡的小政黨，那末，這時候，非反對巴苦寧主義不可。如果「國際」是分裂了，那

鼠賊輩和一般支配階級，就可以安心把這種征服『國際』的責任給警察了。因此馬克斯和巴苦寧之間就開始了激烈的鬥爭。這鬥爭的結果必定會使『國際』分裂，甚而至於消滅。

這次的鬥爭中，恩格斯恰好是『國際』的中央委員之一，（一八七一年他是比利時和西班牙的通信書記，其後又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書記）幫助馬克斯的地方很多。我們在這裏，只說了這句話罷，因為要詳細的敘述恩格斯在『國際』內部的行動，不唯篇幅有限，不能描寫，並且非把那今日還沒有公開的中央委員會議事錄和通信，研究之後，不能詳盡。『國際』消滅了後，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實際政黨運動，就此告終了。但恩格斯對於社會主義學問的政治的發達，所盡的功勞，決不和這運動同時消滅的。

不統一和迫害促進了『國際』的滅亡，自不用說；但是，真正的『國際』本身，並沒有完全消滅。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在這一點，我們就說：國際還是生存，亦未爲不可。換句話說：勞動運動，繁盛於世界各國，勞動階級全體的國際聯合，(Solidarität)越發鞏固，而爲這種目的特別設立的形式聯合會，也越發變爲堅固的結合了。德國方面每次選舉都是社會民主黨占勝利，到了如今立法上也漸漸的公認爲有相當勢力的政黨了。時勢既然如此，政黨的行動，和那專注重宣傳主義的時代一比，還是不不得不依據各國的政治經濟的特殊性而決定。

這些國家的社會運動，漸漸地帶着了國民的性質，但並非爲忘却了國際的聯合的緣故，實是這運動地方的國民和國家特質的影響

所致的。

所以當時『國際』是中央集權的機關，因社會主義進步的結果，和那『正義人團體』同樣；逐漸成爲不必要的組織體了。但是勞動階級的國際的聯合還是依舊存續着，雖然沒有什麼協定或什麼敍任辭令，但牠的責任者還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

他們居於近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心的倫敦，和各國有力的社會黨首領，不斷的交流書信，對於經濟的政治的發展全體，尤其政黨關係都有絕大的偉論。這種卓見，要有概括的科學的認識，和由半世紀間從事勞動運動所得的經驗的人，——只有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才能做得到。其間，他們觀察各種黨派的興亡，把牠們分爲重要的和輕微的，或一時的，並且知道：要怎樣根據，才好答覆各

國社會勞動黨向他們提出的問題。這是他們發表了的意見所證明的。

因此各國社會主義者中的有識者，一遇重大的時局，就跑到居於倫敦的兩位元老面前去領教，這是很普通的。這時候，他們沒有拒絕過一次。他們披肝瀝胆，開誠布公的，說明他們的確信，決不說一句脫線的話，也決不強制人信用他們。只要是老成的勞動者凡以勞動問題見詢者，他們決不會認為無益而拒絕他。實際上他們就是全歐美鬥爭的勞動階級全體的顧問了。用各國語言所著的小冊子，無數的論文，無數的書信，就是這些事情的證據物！

第七章 恩格斯的晚年

一八八三年以後，這種重要任務，就堆在恩格斯一人身上了。同時，那完成馬克斯還沒有完成的工作，也是他的任務。此外他和馬克斯分業後，他所担任的工作，即把唯物史觀，應用於時事問題，和代表馬克斯恩格斯的學說，對於攻擊他們的，加以駁論，對於誤解了他們的，加以糾正等，都非繼續做去不可。此外，他又須繼續他的歷史的研究，——這是他已經起首研究了；因此，恩格斯就必須充分的研究人智所及的全範圍。

在這些工作中，他以爲：最重要的就是完成馬克斯所囑付的事業。他先把『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刊行，根據馬克斯的遺稿，加

以增訂，又加上脚註。到一八八三年末，才刊行於世。

一八八四年恩格斯發表他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一書，把馬克斯所計劃的摩爾根 (Morgan) 研究，介紹於世人，並把牠盡情宣傳了。摩爾根研究了有史以前的人類社會，和馬克斯及恩格斯研究了歷史所發見的結果相同，都達到了唯物史觀。但是朋黨比周狼狽爲奸的學界，想和從前批駁馬克斯一樣的抹殺摩爾根。在恩格斯實認爲有挽救他的忘失之必要，並且補足他所未研究的歷史缺陷，又把他的研究穿插於馬克斯唯物史觀的範圍內，以爲必須使人類原始時代和其後的歷史，融合於統一的發展階段裏面。這些事項都在這本一四六頁的小冊子裏面敘述過了。

一年後『資本論』第二卷出版了，此本所論的，是資本流通過程。第一卷所論的，是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而第二卷所研究的，是資本循環的各種形態。這種形態，是資本家賣去他所生產的價值和剩餘價值，以其代價，——除開自己的消費之後——再買入生產手段和勞動力，而更利用牠們來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時所發生的。

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之間，經過了許多時日。一八九四年，即恩格斯死去一年前，才出版的。這本所論的，是資本生產的全過程，尤其是剩餘價值轉變為利潤的過程。資本生產方法的真相，到現在才暴露出來了。市場上商品的交換，是依價值法則，即把一定勞動量的生產物和同一勞動量的生產物交換的努力而決定的。但是商

品生產一變了資本生產形態之後，那商品交換就依利潤的高低而決定；利潤又影響於價格的構成，使價格和價值不能一致。『資本論』第三卷說明了這點之後，又研究榨取剩餘價值者間的分配，即研究在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的形態上，參加這種分配的商人，銀行，土地所有者間的剩餘價值的分配。

依此，我們可以知道：『資本論』第三卷所討論的問題最重要而且最困難。同時，牠的材料，又是從各種斷片的遺稿所搜集的，要把牠們統一的說明，當然比第二卷困難多了。

但是第二卷出了十年第三卷才出版的原因，於上述理由之外，還有別的理由。即馬克斯死後，社會運動日見發展，在這些運動中恩格斯所担任的工作過多的緣故。又當時傾向馬克斯主義的雜誌也

出了很多，這些雜誌都要求恩格斯的援助，也是一個原因。這些雜誌中，如沮利克（Zurich）的『社會民主報』（Sozial Demokrat）司徒嘉德（Stuttgart）的『新時代』（Neue Zeit）巴黎的『社會主義者』（Socialiso）及其他等等最爲重要。此外，社會運動一天一天的發展擴大，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大半譯成各國語言，都要恩格斯一冊一冊的親自校訂，免失正鵠，這也是很勞苦的工作。尤其改訂『資本論』第一卷的英譯本時，費了不少的氣力。這種改訂本，即是一八八七年出版的。

迄社會運動擴大到從前與社會運動無關的國家去後，又增加了恩格斯的通信和研究問題。因爲他對於那自己基本上不承認的事情，決不發出什麼忠告。即，他最後十年間最感興趣的，就是奧地利

和北美合衆國的事情；他熱心的研究了這兩國的情形以外，他又研究他從來注意的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等國的事情。以上諸國，是他從根本上研究了的國家；實際上，他的研究，差不多遍於全球，什麼土耳其哪，意大利哪，西班牙哪，丹麥（Denmark）哪，比利時哪，……他都研究過了。

爲什麼當時的奧地利，這樣引起他的興味呢？就是因爲她的社會運動，進步得非常迅速。爲什麼那時候的美國，這樣引起他的興味？因爲她的資本主義，發達得很快，而且她已變爲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國；再則近代資本主義的特徵的企業家聯合，也在這國發生起來了。還有一個原因：美國勞動階級的社會運動，也漸漸地勃興了。從前的美國社會民主主義，是從德國一直輸入的；這種社會主

義，很不容易植立根基，發芽結實，但，到了如今，竟爾有了變化的徵候了。恩格斯看見了這種徵候，因此，很努力的研究了美國。以政治的階級鬥爭爲基礎的社會勞動運動，急激的擴大之後，那提倡設立國際新團體的議論也漸漸發生了。那新「國際」的第一次總會，是一八八九年在巴黎開會的。

要統一色彩不同各不相識而且易生嫌隙的各國社會主義份子，使他們向着同一目的，和衷共濟，這是非常困難的。許多誤解和混亂，是不可避免的現象。爲了這種事業，那各國社會主義的首領，即通曉各國情形的恩格斯的心血也不知道嘔了多少。

新「國際」的成功發達，以五一節爲牠的最光輝的記錄；每次的五一節都能够爲勞動者揚眉吐氣；最後，那五一節竟把社會主義

鎮壓法破壞了：以上這些事實，都是恩格斯所目擊的最後的凱旋歌。這種凱旋歌，在恩格斯個人身上看來，不外是一種歡迎歌。

一般的說來，恩格斯也和馬克斯同樣，不大喜歡親自去參加勞動運動。他們用許多著作品，或同志間往復的信札，又或個人的交際等，爲運動努力。但不親自立於羣衆中，用演說去煽動他們。他們出了名以後，除了在英國之外，不大注重演說煽動，或者因爲警察的干涉，又或因爲他們沒有充分磨練他們的口才，也未可知。

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他們的行動，常是極端的批判的，他們發出的思想都是極新的。所以要發表極新的思想，與其用演說鼓吹，不若用紙筆鼓吹較爲有效。他們熟考之後，卽把那思想寫下然後施以修辭，所以那思想的正確決不是演說能夠表現出來的。而且那

種聽者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新思想，單只用耳朵，決不能正確了解，必須反覆無數次的仔細玩味，充分的熟考牠。如果要充分的了解某種思想，必須把牠寫成一篇文章，仔細的去讀牠，才有了了解的可能性；至於演說，是絕對不會停留的，不管聽的人懂不懂，只是一直說下去，所以絕對不能澈底的了解的。

如果演說者要想收最良的效果，那麼他必須把聽衆預先有了的觀念，而苦於不能明白表現的觀念，充分的說明出來。演說者既能够把聽衆稍爲感覺到的觀念，明白的表現出來，再則，演說者的精神，能够支配聽衆的精神，使他們感化時，聽衆當然會狂喜不自禁，與奮鼓舞，而高呼歡騰了。

反過來說：演說者如果把那聽衆從來沒有聽過的觀念，說給他

們聽，那麼，他們不但覺得稀奇，有時簡直要一知半解的，起來反對。這時候要想宣傳這種新思想的人，當以筆墨宣傳爲善。

馬克斯和恩格斯，所以不用演說宣傳，大概是以上的原因罷！

海牙（Hague）會議是放逐巴苦寧一派的重要『國際』會議；這時候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出席是絕對必要的，但他們都沒有出席那黨的會議。這雖然足以證明他們是該會議的重要人物，但此外還是他們的口才不足以表示他們精神的優越所致。

恩格斯和馬克斯一比更不長於演說。但是『國際』的發達很快，所以他想把對於從前和他通信的代表者聚集一塊略事應酬。因此一八九三年夏，他就出席於沮利克的『國際』會議。但他並不想參加這會議的議事。會衆以滿場一致歡迎了他。不用說，是歡迎那全

國際所遵奉的共產黨宣言的創作者恩格斯。所以他無論旅行到維也納（Wien）或到柏林或到沮利克，都受了感激涕零的勞動階級的歡迎，幾乎和凱旋將軍一樣。

七十三歲的恩格斯又雄心勃發，返老還童的回倫敦來了。他雖然有了這樣年紀，但還是精神瀟灑元氣勃勃，對於工作不斷的努力奮鬥。

但這時候死神已沾染他的身上了。他漸漸地得了不治的癩潰瘍病。但他並不知道這是個不治之症。他以爲他的病不久就會痊癒，而且希望病癒後完成他所計劃的種種工作。他又想著述『資本論』第四冊，這是我以後以『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名稱發表了的。他又想把馬克斯的初期著作和拉薩爾給馬克斯的信札——這是以後麥林

(Mehring) 所編，以『馬克斯恩格斯遺稿集』的名稱（共四冊）出版的——整理發表。最後，他又想著述『國際』的歷史。這樁事業至少都要十年。他雖然想完成這種偉大的計劃，但是一八九五年八月六日這個不屈不撓的偉大靈魂，竟爾與世長辭了。

一八九三年八月沮利克的『國際』，歡迎恩格斯的呼聲，實是極一時之盛；一八九五年八月這『國際』和恩格斯永訣的悲哀，又是分外深刻的。根據恩格斯的最後的遺言，他的屍身是燒却了，他的骨灰是散布于大洋之中了。

恩格斯比馬克斯多活了十二年。從歷史上看來，不過是一刹那，但馬克斯死的時候和他死的時候，世界的形勢，就迥然不同了。馬克斯死的時候，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等國剛才發生了的勞動運動

，完全被政府鎮壓了。至于其他各國的勞動運動，只不過虛有其表的萌芽罷了。

反之，一八九五年的勞動運動差不多蒸蒸日上，有一日千里之勢，這年春，恩格斯給他留居美國的舊友左爾格（F. A. Sorge）一封最後的信上說道：

「此地歐洲雖年月改變，然而形勢到不穩得很。德意志農民問題因爲革命的風潮，被政府壓迫，退到後方去了。德意志無論什麼事情，都是亂七八糟的。誰人也不知道將來的變遷如何。治人階級即一般支配階級裏面的混亂，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所以，看了這種革命的朕兆，而喜形於色的，只有我們的黨員。反之，那只說硬話的基爾拉君一派，這時

候沒有一些勇氣，早已感覺種種不安了。一到了真正實行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嚇得屁滾尿流，就算萬幸罷！

『法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此地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已腐敗到了極點，恐怕連美國的資產階級都還比不上他們。這兩國三年間都拼命的想組織（雖然不能說不腐敗，也可說是和公開的不正事件直接無關的）那資本內閣。這種內閣雖不大失體面，也是因為議會可以援助他們所以能够支配下去。

『意大利想必還是克立斯皮（Crispi）占勢力。因為國王和王子也和他一樣，都與銀行不正事件有關係。法國方面，我們社會黨代議士四十人至五十人，把不正事件發表出來，

打倒了三次內閣。因此佩累 (Cashmir Perier) 就倒了。但他還希望大多數再選他做一個社會的唯一救星，而藉此鞏固他的地位。總而言之，這是危險勾當！要之，法國全體還是動搖的。而且今年除了英國以外，德法諸國都有總選舉。這次是我們的最重要的時機。此外，意大利一定會碰着最大危險，奧地利的選舉法一定會改正。——總之：全歐的形勢都是危險的。』

我們在這封信裏面，可以看出：快要到墳墓去的白髮瀕死的恩格斯，還是充滿着徹底的樂天主義——這是他一生的精神所在的——完全的鬥爭心與夫最後勝利的確信。他那比鐵還要堅固的確信，使他在反動時代的最惡劣的悲哀中還能夠保存着他的操守。何況

在勝利的時期呢？他的得意，更不用說了。他懷抱着更大更壯嚴的勝利等着他的自信，就此去世了。

他知道：他的事業會永久的繼續進行，而且會根據他所附與的基礎，一直線的進行；他又知道：勞動階級一定會利用他給他們的主義來實行鬥爭而達到最後的勝利。

因此，他就成爲我們能够想像的最尊貴的唯一形態，博得了不朽的名譽的人。我們一生的事業，除身後的遺留品以外，即除了在我們的事業上，遺留痕跡以外，那裏還能有不朽的東西呢？如果他能够把他的精神印象，深刻的印入他的事業上，不因他的死而消滅，那麼，他必定是一個能够登峯造極的偉大人物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四日

馬 克 斯
及
恩 格 斯 評 傳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 著 者
馬 克 斯

翻 譯 者
朱 朱 應 應 會 祺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外 埠 函 購 寄 費 加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3064B

野
信
上



1
1.00